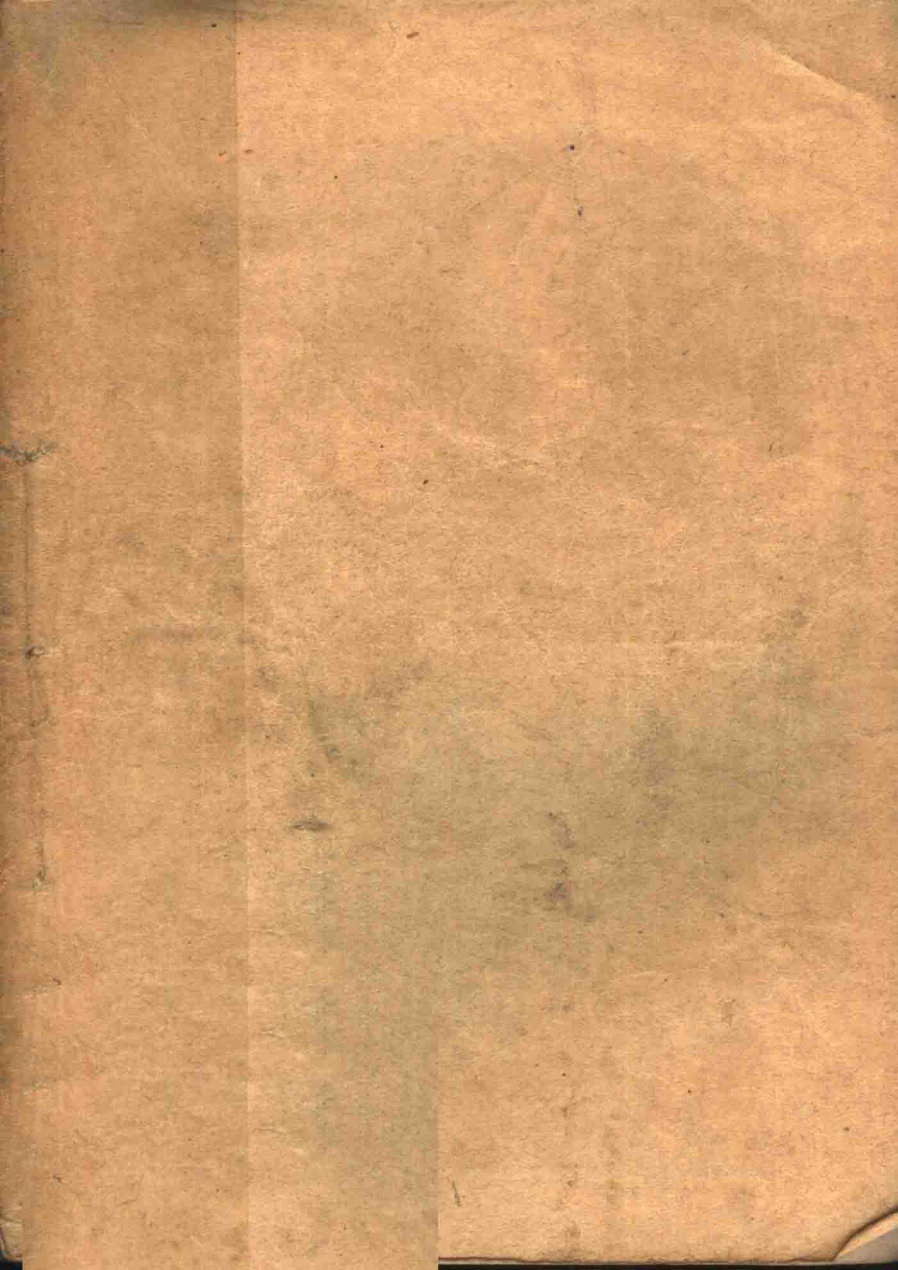




火場

著等·羣舒·德布.

國民出版社刊行



民國文叢第一輯

火

舒布

羣德

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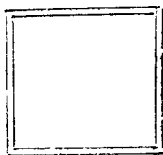
等

著

國民出版社

火 場

三十四年十月月初版



版權所有

出版者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目次

發光的旗

子久

火線外

沈起予

海的彼岸

舒羣

奔

陳琳

海水的厭惡

布德

火場

吳丁

樞特兒靜子

黃華沛

附錄的話

陣中日記

英譯者：James Pertrain
中譯者：步溪

發光的旗

子久

被曉——那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把黑黯的夜幕吹散。東方的天空映出滄壯白時，生物的感覺也向外開展了。

太陽放射出朱紅的光芒，空中流盪着和煦的氣息。

陽光，在廣大的原野上馳騁，爬上高高的山脊，蔥鬱的樹林，也越過都市，村舍，河沼：
：這光芒忽然被阻止在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所播動着的矗立在半空的兩面巨幅的旗子上。

這旗子像黑暗中的光炬，有着睥睨一切的雄姿。休息在樹樞上的鷹鷂也用了雄視一世的眼光深沉地瞅着神情是那麼地鬼崇，表示在這旗子的面前，先天的猛勇完全消失了。

這旗子閃耀在清晨的陽光裏，如同一個發光的星球。真像發光似的照澈一切，這旗

子的光像一個鉄拳，把遙遙相對的一個江南的縣城由睡夢中擊醒了；這縣城，草園也似的躺在兩種不同的光圈裏，毫無生氣，僅挺出衰頹和慘涼，身體擋住外界的活的洪流，在秋日的曙光下……

在秋日的曙光下，顯示旗子和縣城的距離大約在四五里左右。

陽光爬上這縣城，也爬上一等兵井上的爲守夜而疲倦了的身子。這也許就是昭示他黎明已經來了，醒醒吧，不然是永遠在黑暗中沒有翻身的日子。但是井上僅僅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

井上他證實夜的恐怖是過去了，於是他吸了一口清鮮的空氣，把那枝整夜未曾離過手的毛瑟交給了右面的肩膀，再伸了個懶腰，像把失去了的精神召回來似的，他想到換班的事來。

「該換班了。怎麼道明這傢伙還沒有來，想是被姑娘迷了吧？呸……哈哈……」井上想到了姑娘不禁發着嘩嘩的笑聲，他在城垣上躡着笑聲，像汽笛一般地向

外流散；在寧靜的曉色裏，一切是甜蜜的，他止不住大自然的誘惑，嘆賞着「好個天氣呀！」

一種愜意的想念，在從我於異域的人的腦子裏縈繞的當兒，是容易地引起他的懷鄉病的。井上也不能是例外，他「哼」了一聲，聳一下抗槍的肩膀。雖然他極力的想擺開一切心事，但是眼前偏幻出他的家的影片。

「呀，美子在爲我祈禱了；小秋子一隻小雀般挾着書包也上學去了；爸媽在爲我祝福哩，我也爲你們祝福呀！」

井上的頭怎麼也抬不起來，沉重得如同一個鐵錘，他蹣跚着，悵悵的心頭像他的腳因踢弄着的磚頭，那麼的多角，那麼的動蕩不安，陽光照着他的臉頰，一張發了銀灰色的面孔！

兩隻小鳥啣嗽了一下，振振有聲的鼓翼而來，從井上的頭頂飛過；急速地，只一閃，瞥入於井上的眼簾，像二根線，向遠方引出去。於是這二根向遠方引出去的綫，載着井上的徬徨的視線一同往遠方飛去……

這樣地井上的視線就遇到他所憎恨的而也是敬仰的，鄙夷的而也是駭怕的那發光的星球——那在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波裏翻捲着的二面巨幅的旗子。

井上悵然若失了。

「什麼！」他叫了，面部的表情也立即緊張起來。他自己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於是用手去揉，之後，攝入他眼裏的旗子依然是剛才所見到的。他迷惘地凝視那二面獵獵飛舞的挺氣概的旗子。

他想起了道明。

「這東西，這東西，捱過了這許多時候，還不來，真個被迷死了不成，吓，死傢伙！」

井上暴怒了，跺着腳，切齒地惡罵，雖然話語裏還帶着「姑娘」，但是心不在這上面，而畢慮着旗子的事。

生命的慾望鞭策着，他感得孤獨的恐怖，肩膀上即使有着噬人不厭的毛瑟，他總感到自己像滄海一粟，那麼孤單渺小，那麼無所傍倚。於是他牢牢地釘住那轟在半空的發

光的旗子，把右肩的毛瑟再拿到手裏握着。

旗子是熟識的，他職到自己脈搏的重濁的急促的震盪。

「道明這死傢伙，這……」井上哆索的口吻，和哭聲類似了：「這死傢伙，還不來……」

他環視四周，用着畏縮的，然而又是尖銳的眼光，在搜尋着什麼。
井上守候着。

太陽慢慢地昇起來，井上的身影是相當的威武的，尤其是槍的影子，象徵着勇士的光芒，不過這影子有些顫動，也許是受了那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风推動所致吧！像遠遠相對的旗子的飛舞一樣。

「還不來，死傢伙，道明這馬鹿……」

井上肚子裏起伏着對道明的惡感……

脚步聲來了，但是不像往日那般勻正和弛緩，都是紛亂而匆迫。

「井上，你舒服的站在那裏，哼城裏鬧翻了！」

出現在井上面前的道明，耕牛似的喘着氣，面孔通紅，汗珠大顆的往下落，這神氣，一望而知是受到了什麼重大的打擊了。於是預備着的滿腹的苛責道明的字句，竟一句也沒有傾吐，反而顯得親切似的去慰籍，去問他爲什麼這般狼狽。他想，又該是鬧「反戰」了吧！

「什麼事，道明君。」井上問着。

「唔，井上，唔……」道明喘着氣。

「到底什麼呀，道明，你怎麼啦，難道只一夜你就樂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嗎？」井上調侃着。

「呸，井上，你不曉得嗎？早起我來換班走過大街的時候，哼，不得了，牆上貼滿了支那游擊隊的宣傳單，而且都用着我國的文字哩，你想吧，這可怕不可怕，要是他們來割我們的頭，不也是很容易麼，井上君，你想，唉！」

道明的聲浪，愈來愈低，他的語氣，也愈來愈慘切；井上也惘然地感到有不知所止的懼怕了，兩手默默的握着毛瑟，呆立着動也不動，像二根樹樁。陽光下兩個身影漸漸地短了。

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在一切的頂端飛過，那樣的不懈疲勞，如一個渴求光明的跋涉者。

「那末，現在怎麼呢？」井上沉吟着。

「在那裏查呀，一家一家的搜查呀。」道明的語氣帶有一點自嘲，「整個城都鬧翻了，查過了許多許多人家，結果什麼也沒有。你想，這類事，真是太使人恐怖了，難道支那遊擊隊在城內大街小巷貼了這許多傳單，竟然會不被發覺嗎？」

接着道明深深地嘆口氣：「總有一天，我們的頭也會被支那的遊擊隊在不知不覺中拿去當戰利品的。」

「唔！」井上漫應道，「道明，我恐怕沒有這樣慢吧，難道機警的支那遊擊隊在城內

貼了這許多的東西會不溜走嗎。我可不信，所以查也是白查的。道明君你看吧，結果一定是什麼都沒有的。」

「是呀，一定出城去了。」

「出城。」

井上忽然想起了一件嚴重的事物，足以證實出城二字無訛的，但是剛才他忘記了，也像忘記一大堆苛責道明的說話一般。不過這件事物却萬萬不能忘記，這非但對於自己已有切身的關係，而且對於整個部隊的存亡有關係，然而慌張的他竟然一時間記不起來了。

「該死，該死！」

井上恨不能把頭蓋骨敲破，以便在腦汁裏取出那件事物的印象，他狠命的躁著腳，一面嚷着：「該死，該死。」

「怎麼，怎麼。」道明吃驚地，注視井上的神色，「井上君，你，你瘋了不成？」

可是井上終於想出來了，他吐了一口輕快的氣，拉着道明叫道：

「道明，你從這邊望去。」他指着那二面在風裏飛舞的大旗，「道明：這不是出城去的證據吧！也許那裏就是支那遊擊隊的根據地哩，道明！」

「唔，唔，」道明遙望那二面發光的旗子。那鮮明的圖案是相識的。一面是青的蒼空，上有着白日，另一面則是再加上一片血紅的大地。道明不禁懷厲地叫了起來道：「又是你呀，唔！」

「道明，我以為還是去稟明小林隊長吧。道明，你去請小林隊長帶兩尊炮來。馬鹿，轟光他們。」

「唔……」頓了一下，道明突然地說：「好！」一溜烟就跑下了城垣。

但是井上又懊悔了。因為道明一走，他又落入了孤單的地位；一夜未曾合攏的眼睛，依然像餓壞了的癩皮狗似的，向週圍探視，身子學着太陽的自轉，防候着四面突如其來的襲擊。但是心裏的恐怖有增無減，兩隻茁壯的腿却載不住他的身子，於是在無法可想

之下，井上只得伏倒在地上，把毛瑟槍從女牆的洞中伸出去，就和陣地戰時伏在障礙物後面似的。

匆忙的脚步聲來了。小林隊長帶着炮手和二尊炮，連同道明也來了。井上放下了心。在緊張的空氣中，他們緊張地交換談着今天特殊的遭遇。最後井上說：

「請隊長大人快下令吧，我們有話可以等一下再講，先打死那批馬鹿們！」

「好！」小林微笑着：「炮手們預備！」

轟……轟……

炮吼着。遠遠地，黑烟像一座屏風似的豎起來了。

但是那兩面旗子仍像發光的星球似的，在秋風裏得意地飛舞飛舞，嘲笑那一般費心機的東西。

于是小林隊長也咆哮起來了：

「你們有眼睛嗎，這麼亂轟，混蛋！發了這許多炮，旗子還是在那裏，炮彈也要錢買的，

你們這班混蛋，還不準些。」

炮手們還沒有回答，在他們的背後却突然來了機關槍聲：噠噠噠：

「什麼」驚叫着。

有人伏在地上了，但小林却不是自動的，而是憑空地跌下去，頭正碰在井上的近身，血和腦，紅白相映洒了滿地。

「唔，隊長！」井上慘聲地叫着。

但機關槍還在急射。

子彈劃過長空嗖嗖地。

城頭上，炮聲是啞了，但步槍的回擊却疏落地來了。這都激起更密集的機關槍的掃射，聲音像暴風打着鉄屋頂似的，懾得人的心臟也停止跳動。

道明慘叫了一聲，他的槍再也不响了。

井上感到自己的危險，打算換一個地位；他用左手執定毛瑟，用右肘支起身子，可是

剛想翻過去的當口，胸膛上突的激震一下……

「完了！井上的絕望的號叫。」

可是井上的眼前又幻出了父母在替他祝福，美子在爲他祈禱，小秋子一隻小雀似的抖着書包上學去的影片。這強烈的刺激，使得井上用了全身的力氣拚命地把眼睜睜開。

在最後一刻未臨之前，井上的眼光又去釘住那發光的星球——二面臨風招展大旗，心中說着：「願你永遠發着光彩，把引誘我們到你的領土上去的魔鬼，也像我所遭到的那樣去懲罰他們。我有靈，必然協同你……」他慢慢吐出最後一口氣。

這時太陽很高了，照在這裏的一角，照在那些被引上死亡之途的超脫了他們自身的罪惡的「皇軍」。

二面大旗依舊在涼颯的，剛健的初秋的風波裏招展飛舞，在陽光下，旗子閃耀着鮮明的光彩，像發光的星球。

火線外

沈起予

加藤善之助是城北的『百姓』（農民）。現年快到花甲了，可是還算很健康。

十幾年前的城北，雖已有幾許村落，但總還是很稀，村人往往是整年整月不進城去一趟，城內的人們，雖亦有翻過小山，到城北的窪地來遊遊的，但那樣式奇特的服裝，或那男女並行的風俗，還在牽引着村人的看不慣的眼睛。

可是望着望着，那窪地上便來了許多沒有瓦鱗的西式房屋，漸漸踏平了那些矮小的茅舍，佔領了那些栽種小菜的田圃，更延爬到那小山頂上去。牛車軋出來的鏘鏘的鐵環聲，逐漸被汽車的喇叭聲衝散，街市電車的鐵軌，像一條毒蛇似的，吞滅了城廓邊的許多污爛房舍，漸漸把那血口向着城北的窪地，砥過來。

而這城北原有的居民，亦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便起了『東零西散』。他們的大部份都已不在田圃中一面聽着涼涼的水響一面揉弄泥土，都到城內的工廠中去聽轟轟的

雜鬧以待奉機械去了。

但善之助却還很頑固地膠戀着他的幾丘田園。他雖時時耽心那街市電車馬上就要滑到他的背上來，但他始終覺得變賣那先租代遺下來的田地，是羞恥的事。他雖一天一天地窮窘，致不得不將樓上的兩間房租與城北的學生，但他始終不願在門楣上掛起『餘屋分租』的招牌來暴露家庭的不名譽，僅把樓窗外的兩板半關，以表示出有空屋在等待客人罷了。

可是兩年以來，善之助忽然想要幹一個新的計劃，把家計弄好一點。他想要在城北租一間房子來開一個店鋪。現在城北那些蓋紅瓦的，有紗窗的，響出播擊音樂（Radio）的房子，既然像田圃的野草一樣增長着，這些房子裏面的人，一定是需要東西來用的。

那末開什麼鋪子呢？咖啡店是不名譽的，而且太外行，銀行公司！——更笑話，沒有那多本錢。末了他決定開一個小雜貨店：賣糖果，賣襪衣，賣手巾，襪子，肥皂，針，線……這樣一來，那些年輕的『奧樣』（太太）都用不着拿起『風呂敷』（包袱）到城內去，一定

個個都要到他鋪子來買的——包賺錢，不賒本。他這樣想。後來他又決定了看守鋪子的是女兒秀子，因為自己天天要挑糞桶。趕黃牛，年邁的老妻，也要天天剪土內的生花，送到城內的花鋪去。

這樣，果然他的新鋪子不久便開張了。鋪面的中央，有許多糖果玻璃缸放着光亮，小小的窗子打掃得很潔白，而且掛上了許多『莫大小』（線汗衣）一類的簇新的東西。秀子也很高興地一面坐在櫃台內面學縫裁，一面等待着客人的來臨；她覺得這裏真乾淨，比坐在那滿堆着乾柴，大灶內常常薰出烟塵來的廚房裏面要舒服得多。

於是第二天果然便有客人來了，一個穿得似花蝴蝶一樣的太太，手上抱一個穿海軍服的小哥兒。秀子心裏歡喜得發慌，這是第一次生意。

「有 Bonbon 麼？」太太問。

可是糟了！秀子的臉上馬上發紅，她不知道什麼是 Bonbon。

「對不起！鼓鼓的話，下次就有。」從 Bonbon 的聲音猜來，秀子便急中生智，以爲一

定是小哥兒要買鼓鼓的玩具。

可是太太望了秀子一眼，很輕蔑地笑了，說：

「不是『菓子』（糖果）呀！」

這樣一來，便使秀子更狼狽了。她無目的地在那些玻璃缸上，看了一會，纔很難平爲情似的，啞啞地說：

「啊，要買菓子的話，這裏有『煎餅』（日本的下等人吃的）很好吃的。」

可是這次太太沒有理她了。祇對小哥兒說：

「好寶貝，回去罷，明天買好的給你，這裏都是些『下品』的東西呢。」

太太不回頭地走了。秀子覺得落了一場空，而且也感覺一些鄉下人的悲哀，連 Bon 都不知道。後來她想到一定再有人來買她的東西的時候，纔又安心地坐到櫃台裏面去了。

這樣過了不久，善之助便覺得自己的估計有些不對了。據秀子的報告來，鋪子的顧

王竟不是那些有紗窗的……開播聲音樂的房子裏面的人常常來的，還是那很熟的『八百屋』（菜鋪）的主婦和前面洗澡堂的孩子們。

可是他感覺威脅的，還不止此：因為他的鋪子剛開不久，那些逐漸毗連起來的房舍之間，忽然又有兩棟鐵骨水門汀造的大商場高聳起來，裏面不特有 Bonbon 有『莫大小』之類，而且高貴的綾羅綢緞，以及下賤的油鹽柴米等物，都應有盡有。於是善之助終於悲嘆起來了，鋪子的顧主愈來愈少，終於連洗澡堂的孩子們亦看不見，人們不知怎的都到那兩個大商場去作顧主了。

這樣過了不久，善之助的鋪子便關了門，起初以為包賺錢不賠本的生意，結果是落個包賠本不賺錢。至於那兩棟躊躇着的高大的商場，倒天天大張着血口，不斷地吞吐着人的鎖練；商場的臟腑四面，則時時地搬運着堆山的貨物，翻騰着人海的波浪。

「畜生！早知是這詛下場，倒不如早些把秀子送進工廠去還好些。」

有一天善之助一面和老妻商好了秀子的工作，一面很嘆息地說了如上的話。

慘淡的稀喘的生活這樣流轉下去，終於是昭和五年了。善之助的指頭老早就算定，次兒加藤勇雄應在這年去當兵。

果然在這年的四月上旬，他便接到了上面發來的通知入營的公函，不久城北的在鄉軍人會及青年團等也送來了幾面大旗，上面寫着「祝入營」或「君國千城」等類的大字，高高地插在他的門前迎風飄展了。四周的許多人都來慶祝他，在鄉軍人會的主事，特別穿起「紋附」的「羽織」（背心及兩肩上載有白團花的日本禮服）來。

「煮點紅豆飯（日本人有喜事時吃的）嗎？」老妻沉滯着臉向他這樣問。

但是善之助把兩手操到懷內去，掉開了頭說：

「算了罷，我是不打算那樣認真的。」

於是老妻也不說話了，她很懂得這意思。不久以前，她也曾向着對面「八百屋」的主婦抱怨過徵兵，說恐怕兒子在軍隊裏吃虧，而且入營過後，家中又缺少一個得力的人。「八百屋」的主婦說這是莫可奈何的事，連自己的兒子在濟南打死了的時候，也祇好

斷念。隨後她們一個終於說得紅了眼睛，流了眼淚，纔分手。今天在鄉軍人會的主事，雖然說了許多『爲國家』、『帝國大日本的名譽軍人』一類的祝辭，但她覺得這些鬼話，反不如『八百屋』的主婦說得中聽。

所以結果他們祇在火鉢的熱水中，燙了點『正宗酒』便完事了。

可是說也奇怪，後來善之助覺得這個年頭，竟不是他豫想着的那樣。厄年，兒子雖然這樣被強奪去了，但隨後的天氣，却是那般的風調雨順，禾苗像壯健的小兒一樣，無災無難的，青蓬蓬的長着，顯然這是一個『豐年』的豫兆。

「秀子將來的嫁奩，也得要多添兩個『算司』（衣箱）纔是！」善之助望着稻樹上粘滿了飽飽的顆粒時，常常高興地這樣想。

而事實上他也一點不會估錯；到了深秋的收穫時份，那一把一把的黃金色的稻樹，很有力量地壓着善之助的手臂；掛曬在田壩上時，那竹桿子也幾乎被吊得要斷。果然豐收了！滿稿荐滿稿荐的穀子收藏到屋後面的『土倉』中去。善之助滿心歡喜，他想：把多

餘的穀子變賣成錢，秀子的算司不成問題窮困的家景，也定要『景氣』起來一下。

可是過了不久，善之助覺得又有些意外了，而且這意外竟有些近乎驚駭：穀子在土倉內堆着不動，變賣不出去。他走了幾處米販店去問，有的不肯出錢，有的則老實不要。後來他纔又知道起恐慌的還不止他一人，到處都談論着『穀子多，農人窮』的話。

「還了得！你想全國增收了七百多萬石，怎會有好價錢！洗澡堂的『萬事通』的主人這樣說。

「先生說日本的『百姓』（農人）平均家家都有一千塊錢的『借金』，要我們長大了到滿洲去。」隔壁的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回家去又這樣說……。

這樣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善之助愈感覺難於生活了；有穀子變不成錢，連一樣東西都買不起。

可是事情還不止於此，前面在公司中當職員的鄰人忽然不去了，每天很晦氣地在家中睡晏覺。後面領五十元薪水一月的小學教員也減了薪，教員太太沒有從前那樣儉

慢了。那吞吐着入羣的兩個商場，也漸漸地沒有人去。現在很飢餓似的，在那裏默默地踞着。街上商店的人們，常常坐起打呵欠，整天都找不着一個顧客來。

世間這樣一天一天地『不景氣』，跟着便是一天一天地騷擾起來了。善之助自己家中的樓上住的大學生，時時有些不像大學生的客人來往，而且竊竊地在談論什麼似的；刑事(S.D.V.)帶着一幅不吉祥的臉孔，更加緊地來探東問西的了。

一天善之助從田圃中回來，肩上挑了一擔污水桶，扁担的篾箍上插着長柄的木杓。他剛在地藏菩薩的石廟前一轉彎，便見着老妻在門對面的小茅屋側邊收檢乾草，頭上蓋着灰白的巾帕，一伸直起來，善之助覺得她的腰又駝了許多了。

「勇雄剛纔有信回來，在『玄關』的草席上呢。」
老妻見着善之助走近來時，即停住了手脚，這樣說。

「唔。」

善之助在屋簷邊放好了桶，便走了進去。中了風的大兒，很不自由地坐在火鉢旁邊，

陰沉沉的一封信擺在蒲團上面，還不會拆開過。

「聽說滿洲那地方是很冷的呀，真的麼？」

善之助看了信後，面色很有些不安。他把五寸長的銅烟管取來，在火鉢內的殘灰上吸了一口，很無頭無緒地這樣說：中了風的大兒當水兵的時候，會到過中國，他想他一定是知道的。

「比日本壞多了。夏天熱，冬天冷。」

五天不說一句話的大兒，無精打采地這樣回答了。

於是善之助便默默地想出一幅在冰天雪地中，有一個滿手滿腳都是凍瘡的兵在守衛的影像來，這影像一直到老妻拖着草履在響聲進來時，方纔消散。

「妳聽，勇雄信上說，恐怕要開到滿洲呀。」善之助這樣告訴老妻。

「噢？到滿洲？那怎麼好呢！」老妻像聽着了地最可怕聽的話，額上的皺紋更皺到一堆去，這樣發驚了。

「還沒有定妥呢，但說他在兵營裏天天打野操，教官時時教滿洲的地圖，教在滿洲沙地上應當怎樣打。所以弟兄們都猜着要關到滿洲。」善之助把信上寫的解釋得更清爽了些。可是他仍聽得老妻很耽心地又說：

「那怎麼好呢？你聽，前面『八百屋』的兒子不是在支那的什麼地方打死了嗎？那『神樣』（主婦）現在想起還時常哭。你看那個當水兵的（她指着火鉢邊的風籬的大兒）又動不得，你還老一點的時候怎麼辦呢？」

「用不着那樣耽心呢；就要到滿洲也說不定是換防罷。」

善之助雖努力地這樣安慰着老妻，但他很懂得老妻的意思。滿洲既有馬賊，而且兩幾天的報上還鬧了一會支那人與朝鮮人爭水田，聽說日本的軍隊也在那裏彈壓，所以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要出事的。

從此以後，善之助便特別留心報上的新聞了；而這些新聞告訴他的，是公司在裁員，是工人找不到工做，却很少談到要打仗的事情。但忽然一天的報上有一行大字牽住了

他的眼睛說日本有個中村大尉在滿洲被殺，陸軍省要取斷然的處置。「爲什麼要殺日本人呢？」善之助看了後也有些憤慨起來——雖然這憤慨的原因是恐怕因此激成了打仗。

「支那人同日本人爲什麼常常要這樣鬧亂子呢？」

很興奮的善之助，一次忽然抓住樓上的大學生談起這樣的問題來。據大學生說，這乃是有些日本人不對，不應當想到國外去賺錢；但善之助也有自己的世俗的見解，他以為日本太小，太窮，去分點別人用不完的地方，也不算壞。可是他們談呀談的，他也就漸漸明白了一般人的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了……

這晚上善之助在內房裏先睡了。草蓆面子破了幾個大洞，被蓋硬得像石板一樣。半夜醒來，他聽着廚房中還響着陰沉沉的剪刀聲，從紙門罅的渾渾的燈光看去，老妻正跪在蒲團上掙扎着睡眠，一剪好了生花的枝條，便又綁成一束來放在側邊的竹籃內。善之助睡不着了。他想起自己勞碌了一生，想起自己開鋪子倒楣；末了又想起老妻的愈往下

垂的腰；想起自己挑糞桶已經喘氣。過了這樣一輩子兒子還要開到滿洲去麼？倘若打死了呢！

一天善之助很早就起來，想到茅屋中去替牛刷背；氣候變化較大的城北，朝上已有些涼意了。可是他剛要踏進小門時，便又把脚停住了。他聽着遠遠地有鈴聲在響；而且愈響愈驚心，愈響愈逼近。

「又出了什麼亂子麼？」

他剛這樣想，便有一個纏起白頭帕的送報人，用屁股打動着腰間掛的銅鈴，飛跑過來，在門前扔了一張紙後，便又飛跑過去了。善之助知道這是號外。待他彎腰下去拾起來一看，他的心臟便即刻跳得快要爆裂，手指頭也抖得條條打顫。號外上告訴他：日本軍終於在滿洲發動了，還有○○師團佔領了北大營，○○聯隊要繼續進攻奉天；此外更還有些什麼包圍繳械，解除武裝……等類的字眼，模模糊糊的映入他的發花的老眼內來。

可是善之助還未把這些弄清楚，頃刻間又是一個銅鈴響來，另一家報館的同樣的號外又來了。這些銅鈴聲漸漸起了交響，音波尖銳地向着四方播散。城北的每個人都驚動了心魄，每家門前都有些頭伸出來探看。

善之助很留意地把號外讀了幾遍；上面有許多弄不清楚的地名，也有許多不甚了的事體。可是他知道豫想的事情終於來了，他專心地看號外上有勇雄的聯隊的消息否。

以後號外總是接二連三地飛來，銅鈴聲整日地在城北的各路上喧鬧。終於「緊急閣議」的號外也出來了，說內閣決定事發八千萬圓的公債。這樣，街路上便愈漸沸騰了，許多人都在談論着；雖然有小部份很興奮地在說日本軍的忠勇，但大多數却是在咀咒着戰事的擴大，反對着負擔這不景氣時候的出兵費。善之助也常去找着一些人談，他知道了不贊成打仗的人正多。

「這應當要想個辦法纔對呀。」

他的意思，是想趁這個時候，要大家起來幹點什麼，可是他不敢說出口來。

一天下午他完畢了事情，便拿了五分錢放在衣袖內面，肩上搭一根手巾，捏起肥皂往前面的澡堂去；他想要從那『萬事通』的澡堂的主人或浴客們的談話中聽點什麼來。可是他剛在地藏菩薩的石廟前一倒拐，前面的路上便有一個挾着一卷紙的人，一面在沿途上釘廣告，一面向他走來；他覺得這人彷彿有一幅很面熟的臉像。

「啊，加籐先生到澡堂去麼？」

加籐善之助正在遲疑的時候，他聽着一個活潑的聲音先在招呼他。可是他立刻也就認出了這是從前也住在城北，而且是英雄很要好的一位年輕的農人；不過從前穿的是草鞋，是『緊綁腿』，而今却是穿的粗硬的皮鞋和藍色的工衣了。

「啊，是北川君呀；幫公司貼廣告麼？」善之助這樣回答。

北川君順便從腋下取一張來釘在傍邊的電柱上，向他解釋這並不是什麼公用的廣告，而是許多人不願日本進攻中國，於今晚要在公會堂開一個反對出兵的大

講演會……

「對了；你還記得勇雄麼，他在聯隊裏面寫信出來說，恐怕也要開到滿洲去呀！」
善之助聽完了北川的解釋，很感動地這樣說。

「自然記得；還時常通信的。所以我們要趕緊起來反對；他們在國內的勞動着農民身上榨不出油來的時候，還要使我們去當着砲彈，去替他們開拓殖民地！」

北川隨後又勸了善之助早點到會，纔匆匆地走了。善之助很驚異望着他的精幹力壯的背影；他想不到這位採泥餅的傢伙，到了工廠不久，也竟會說出樓上的大學生們的一套話來。

但是善之助回家來後，忽然有些遲疑起來了；他想起了那時常到家來清查樓上大學生時的刑事的兇炎，他恐怕在講演會中萬一發生事體出來，家中會沒有辦法。後來他想去和老妻商量；他以爲如果老妻阻擋，那就不去也可。

可是當他把這事情說出來後，他竟意外地聽着妻用很嚴厲的聲音說：

「快去！這正是救你的兒子的時候！」

x

x

x

x

善之助向着市公會堂走去的時候，已經是暮色出現天邊了。

這是他最初一次感覺個人走路的孤單，也是他最初一次感覺異樣的緊張。待他剛要走到公會堂前時，他忽然發現路上攔着了兩股巨大的麻繩，而且前面的橋上站着七八個帶刀的警察，都怒目板臉地望着他。他在麻繩前面稍為躊躇了一下，可是終於跨了過去，向着橋頭走去了。

「滾回去！已經坐滿了。」

剛走近橋邊，橋上的警察忽然這樣怒聲地吼來，使他心裏吃了一驚，說他覺得自己的脚步不知怎的停不下來，祇是眼睛花亂的向前走著。隔了一會，他下勁地定一定神，纔知道自己確已走過了橋，也不會被警察抓去，而前面的大地上，已經是滿滿的堆擠着人羣了。

善之助趕緊地奔進了這些人羣裏面時，他已不再恐懼了。這裏雖也夾雜一些像橋上那樣的傢伙，可是這裏的自已人却還多得多。他慢慢地排開了這些羣衆，擠到了會場的大門前時，大門是緊緊地關着的。門前的一丈遠的地方，又是一根巨大的麻繩攔住，許多人密密集在這繩邊叫囂，推撞，擁擠。

「果然就滿了人麼？」

善之助驚訝地這樣問。可是傍邊的人告訴他的，却是還不會開會橋上的傢伙們怕人多，所以纔在那裏無恥地撒謊。果然善之助隨即聽清了那些像洪濤一般的人裏，到處都叫吼出各色各樣的聲音：

「時間到了，把門打開！」

「幹嗎不開門呀！」

「不開就衝進去……！」

「……………」

人們這樣愈叫愈興奮，愈吼愈推撞。警察們把帽絆緊緊繫着下頸，站在反面拚命地防止着這洶洶地湧來的人潮，麻繩受着人體的威壓，也愈加勁地緊纏住兩旁的柱頭。善之助覺得快過半點鐘了，但廣場上始終是千個頭萬個頭在轉動，在迴漩，毫沒有開會的消息。正在這時，忽然大門前的羣衆起了轟然一聲的吼響，像潰了堤的怒潮一樣向前擁去——攔着的粗壯的麻繩突然被壓斷了。受着這意外的驚擊的警察們馬上被捲到人海中去，個個都手慌腳亂了。

「大家聽着；並不是我們不放你們進去，是你們的負責者還沒有到……」
一個警察後來纔很慌張地跑上石梯的最高層去，撕破了喉嚨，向着紛湧着的羣衆這樣說。

聽了這話的最前線的人果然停住了，繼續又是警察的伴着猥笑的話聲，說：

「大家回去，大概流會了，沒有負責的人到……」

這一夕善之助也聽清晰了他的滿股熱情，覺得有些失望。羣衆的灼熾的情緒，顯然

亦低落了許多。

「無論怎樣，負責的也應當來說明纔對呀。」

有的人竟開始了這樣的抱怨，大家都沉着臉，大會蓋着快瀕於危險了。

可是正在這時，那大門側面的窗子忽然打開，內面現出了一個人頭來；外面的羣衆亦馬上便把注意集中上來，知道這滿面緊張，雙目發怒的人有話要向他們說。善之助認得這就是勸他到會的北川。

「請大家稍待一會，馬上要開會的；我們正在向警察署交涉……」

北川剛說了這兩句，卽把頭掉回裏面去了，顯然內面有人在強迫地阻擋他。可是大家正在疑慮的時候，忽又見他奮然地回頭過來，兩眼直迸放出悲壯的怒光，更大聲地說：「各位，我們的代表都完全被扣留着的……」

這時窗上突然現出一個警察的頭來，把北川抓了下去，那洪鐘般的聲音遂從此中斷了。可是大家已經明白了：這並不是會場無人負責，而實是日本政府根本不想使這個

反對出兵的大會開成；他們表面上雖然承認了這個公開的自由集會，却暗暗地把各處派來的代表臨時扣留了。這樣赴會的羣衆便又重新激昂起來，而且秩序亦顯然地更形紊亂。

「放出代表來！」

「不開會不回去！」

「打進會場去！」

十萬隻眼球向着守門的警察射出怒光，無數的強有力的脚步，在大地上翻踏，空中伸出了無數的拳頭，大家都反對出兵壓迫中國的民衆。後來警察們也終於無法維持局面了，只好承認傳達到警察署去釋放代表出來開會。羣衆們爲得整理秩序起見，遂亦自動地排立起來，不一時便有四五個縱隊，像長蛇一樣地怒視着大門。善之助忽然見着側面的一隊中間，有常 他的家來的『刑事』混雜在內。

五分十分……時間在緊張中慢慢回走過，果然羣衆的後面，有一大輛汽車飛來了。不

過先來的不是代表，而是一大隊帶刀的警察。他們像獵犬出籠似的，一個個跳下了汽車。過後，又在廣場上放了幾趟跑步，纔進會場去了。繼續大門一開，羣衆便頓時佔領了會場。警察們分配在坐位的過道間，藉着『跑步』所刺激出來的勇氣，暫鎮壓着腳幹的發抖。俄而代表果也同主席來了，這是第一步的勝利。

善之助坐在會場的最前面；他見着講演台上的一隅有警察署長坐着，哭喪着臉，啓上的貓鬚發抖，雙手緊按着指揮刀，周圍還有幾個警察護衛。

開會了。主席的襯衣沒有領，更不會打領帶。全場嚴肅地聽着報告。隨卽有四五頂帽子朝天，在羣衆的排列中旋迴；這是擴大運動的募捐。五金勞動組合的代表最先出來了；善之助很緊張地聽着。代表先說向支那出兵是二并三菱一類人的陰謀，次說到出兵是如何如何的沒有利益。善之助更留心地聽了。可是正在這時，他忽然見着署長的肥軀一動，一股蠻聲從那貓鬚下面飛出：『中止！』代表怒目地向着署長一瞥，也便走進去了。於是善之助開始了感覺：平，署長不特封禁了講演者的口，而且亦封禁了自己的耳朵。接

着王席介紹第二個講演者；善之助看見一位穿學生服的人走了出來，他馬上吃了一驚，而更緊張地把頸項向前伸去，原來這就是住在他的樓上的大學生。

「各位，我還是一位學生，但——」

「檢束（扣留）」

大學生的兩句話未完，署長又吼出這樣第二次的聲響來了。而且署長後面的兩個警察，也馬上來擒住大學生的兩膀往後拖。

「豈有這樣無理的事麼！」

善之助的心胸更起了極端的鼓動，全場的羣衆亦完全抱着不平了。

「我今天豈是來看鬧熱的麼？」

這樣一想，他竟覺得背後有個什麼在推他了，但他還極力地忍耐住；他祇覺得四肢在發抖，像馬上要飛起來似的。望着眼前在發花了，而會場中的怒吼，仍是在東西地交迸着。這時耳傍也不知怎的又飛來了老妻的厲聲：「快去！這正是教你的兒子的時候！」於

是他不能自主了，像有什麼鬼附到了他的身上，使他躍起身來，爬上了講演台，便嘶聲地大吼：

「反對出兵到支那！」

他的眼前頓時望着有無數的頭顱在轉動，同時他彷彿聽着署長第二次的蠻聲是『解散』兩個字，而且一閃便又覺得他的四肢已經被幾個兇猛的警察來按住了……

一時羣衆都很混亂地出了會場，而且四處都叫着『不要散！』

(完) 一九三二，四，七。

海的彼岸

舒羣

在他用槍彈暗殺了一個被仇恨的日本將軍以後，在他孤獨一身走上長途逃亡以前，他需要會見一個人。這個人會以自己的不幸換得他的誕生——他的母親。

他帶着自己的一個暗影，沉默的站在這沉默的海邊。這時候，這宇宙靜得好像祇有他一人生存——人類唯一的繼承人。任隨深濃的黑幕，把他裹緊，甚至被消滅於無形，他似乎忘記了身邊的夜。任隨湧來的潮水，逼近他的腳邊，任隨暴風捲來的暴雨，浸濕他的衣服以至皮肉，他似乎忘記了自己所遭的苦難。

雖然，他曾是朝鮮的貴族之子，往日的昌德宮牆上，也曾自由來去。雖然，他的童年，曾

是朝鮮的故宮朝。

在黃鶯舞⁽¹⁾和雅樂⁽²⁾的演奏下，歡樂得忘形，雖然他在美麗的記憶中會保留過檀君⁽³⁾的光榮和驕傲。但是，這一切都已成為昨夜之夢，渺茫而難尋。

現在，他那天賦的智慧和勇敢，使他常做生命的冒險，他珍惜以自己的墳墓代替南天門⁽⁴⁾的基底。現在，他在祖國的疆域中，尋覓失散了的靈魂，他不讓偉大的國運，隨着李朝⁽⁵⁾終結了。

他的家庭，隨着國運漸漸的衰落下來。現在所保存的，不過是小小土地和幾間房屋

① 朝鮮宮庭的舞蹈之一。

② 朝鮮宮庭的音樂。

③ 一般朝鮮人所崇拜的開國的皇帝。

④ 朝鮮漢城的城門之一，歷史上僅存的足以代表朝鮮的唯一紀念物。

⑤ 朝鮮被日本併吞前，最後的一朝。

——以往萬一的繁榮而已，但這土地和房屋，在今日的朝鮮人中，也是稀有的。如果比之於一般的朝鮮人，還不失為乞者之中的紳士。不過，他的家庭，不再允許他像往日一樣的行，或是停留。幸而還有這幾十里外的海邊，不忘它的主人，讓他久久的等待，等待他的親人。

這親人，往日會是貴族的少婦，而現在不過是一個被踐踏的老女人了。她從童年到衰老，在祖國這一度興旺和沒落中，她幾乎嚐盡了一個人生的幸和不幸。其間，恰好消磨了她六十多年的時光。在那長久的歲月里，她生過五個孩子。最後一個孩子生了不久，她便成了寡婦。那時候，她還年青，但爲了給自己以清白的終生，她不願再嫁任何一個男人。她容忍着青春的難言的痛苦，把自己的孩子一個一個的養到成人，希望以長久的辛勞，換取自己臨終的一刹那的安逸。誰知道她彷彿被一種惡運注定，生前她難再摸索到幸福的邊緣。在監獄，在刑場，在失蹤的路上，她已經永別了四個孩子。如今，她又將和最後一個孩子告別；別後，她便是一個孤獨的老人，除去自己的墳墓以外，無所憑依。

被損害的朝鮮人，母親和孩子常分離到孤獨為止，常不知道什麼是骨肉的感情，什麼是家庭的歡聚。二十年前，恥辱的北京道上，重造了恥辱的獨立門⁽⁶⁾，從此這里的人便唱起阿里朗⁽⁷⁾了。

停留在海邊的這個人，不久便是阿里朗的歌者之一了。

被夜色和風雨所糶糊了的海邊，宛如雲霧之間一樣茫然。天和海，祇是潔淡兩種黑色。一切的異象，甚至奇蹟，完全消逝在那兩色中所聽的，祇是雨滴像水箭一樣的射着沙

⑦從漢城到北平的一條大路。

⑧朝鮮屬於中國時，在北京道上，曾造一「歡迎」中國使臣之門，後被日本改為「獨立門」。

⑨朝鮮最有名的民歌，幾乎每個朝鮮人都會唱。其中充滿着流亡的悲哀，可以說是一首最好的流亡曲。

難的音響，還有那不知去向的海風，吹過時遺下的一陣陣的吼聲。他在雨下，風中，深深的感到了秋夜對於人類的惡毒的摧殘了。

他漸漸的看見了在黑暗中慢慢移動而來的一個更黑的影子。然後，他又漸漸的聽見了那影子低聲而胆怯的喚着他名字的聲音。這聲音，衝過風雨騷音之間，傳近他耳邊的時候，是多麼熟聽的而留存於童年的記憶的呵。於是，他奔跑過去，抱住來者——他的母親。

他靜默，她嗚咽。靜默和嗚咽就是他們告別的衷心的言語嗎？

他們不敢相望，祇是望着遠方。自由，幸福，以及他們一切的理想，彷彿就在所望的天和海相連的一線之外——海的彼岸。

久了，她終於說話了：

「那邊就是中國嗎？」

他默認了。她又問：

「明天，你就是往那邊去的嗎？」

「是的，我明天就是往那邊去的。」

「你真是一個人去嗎？」

「……媽……我不能帶你去……我祇能一個人去……媽，在知道，我的路是不易走的！」

是的。阿里朗●山崗是難行的，縱然是大理石鋪平的路。

突然一剎那間，她彷彿看見了自己留在海的這邊，而她的兒子已到海的那邊，被海把她們母子隔離了。雖然，海是遙遠而闊大的，但海上何處有她們再會的地方？於是，她藏在眼角的淚水，禁不住地流落下來，開始痛哭了。這時候，她老年僅有的體力消散了，鬆軟

●據說這是朝鮮白頭山下的一個山崗，流亡者常經此地而去流亡。阿里朗的歌子，便是因此產生的。所以這山崗，就是指流亡的路說的。

了的老腿，再支撐不住沉重的上身，頭不自主地歪斜下去，貼在還可暫時一靠的她兒子的胸上。隨後，她從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條手帕，拭起淚來。

「……媽，你放心吧。將來你去找我，還是我來看你……不管怎樣，我們以後總有相見的日子……」

「我在臨死的時候，祇要再看到你一眼，那就夠了……」

她對於自己這低微到可憐的小要求，也並沒有把握，所以她的哭聲更大了。

當這哭聲引起他一種恐怖的時候，他近於暴戾的制止她說：

「媽，別哭！媽……你的哭聲會給別人聽見……媽……不許你哭！」

人的理性，有時約束不了感情。尤其是她——一個不幸的老人，在和最後一個孩子告別的一切都不可預言的時候。

「……不許你哭，把手絹給我！」

她順從了，把手帕給他。她不哭了，直到和他別後。

別後 第二天，她倆寫了一封短信，準備得到她的通信處，然後立刻寄發的。可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那短信不會離過她的身邊，伴她隨她而行，行過遙遠的旅程。這期間，她曾被指爲「帶國叛徒的母親」，而沒收了她的土地和房屋。她曾被親屬和友人認爲「災星」，而拒絕收留。從此，在她看來，世界到處都是「禁地」，將迫她與人類斷絕一切連繫了。從此，她開始孤行，隨便是天外，或是地底。

她在困苦的生活中，賣掉一切私有物，比如幾十年前結婚時還留下來的金屬的裝飾品。最後，在她身邊所餘的，好像祇有那封短信。信是這樣寫的：

我兒你走了，莫再念我，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

我仍像往日一樣想念你，在今天，在明年，在我墓前生滿荒草的時候。

我常說，我並未老，你還那般年少，我們未來的歲月，是很長的。我們難道不能再有一度的相逢嗎？逢後，我情願和你永別。

我盼着你的信，告訴我，你需聽告訴我。

母親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

當收信人收到這封短信的時候，信封、信紙和信上的字，都舊了。唯有收信人的地址和名字，是新的筆跡。還有，信尾多了幾行新的小字：

我在病中，不便重寫，仍是把這封信寄給你了。我不怨你，你安心，母親永遠是寬恕兒子的。並且現在，我已經知道，你給過我很多信。但我因生活所迫，僅收到你請人帶來的最後的一封信。此後，我願莫斷了信的往還。

此外，那短信仍是原有的，並未更改。更改的，祇有信的最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而已。這與原有的時日相比，中間的距離拖得太遠了，把人從青春拖到老年，從老年拖到墓邊。這時候，他的背，由直線曲成弧線。他往日的黑髮，一半已輕脫落，一半變為純白，白得像他少年慣穿的衣服的顏色。但現在他白色的襯衣，却是黑的了。

他讀完信以後，不住的起伏着一些零碎的記憶，像是來時每邊的潮水，不住的湧來

湧去。這之間，他有過歡快，也有過傷感。當傷感捉弄他的時候，他僅是長歎一聲而已。因為他知道，一個人愈接近自己的理想，便愈疎遠了自己的親人。縱有母親，甚至情人，也難免不是孤獨者。是的，這樣的人不止他一個。

此後，他和他母親常常通信；未會有過間斷。最後他母親有一信說，她在世界上難有長久的勾留了，在長埋地下以前，希望一見自己的最後的一個兒子，他被天賦的一種情感所操縱，允許了她。

然而，這時候，日本的魔掌，又伸到上海每一角落了。因此，他又開始了秘密的生活。

當他母親來到上海的那天，他爲了迎接而候在碼頭上。他看見了經過海上長途的一隻海輪，駛進黃浦江，停在碼頭。他也看見了從旅客之中被擠出來的一位老婦人：白白的頭髮，無數皺紋割裂了的面孔，以手杖支撐着衰老的步子，被幻想所迷惑的興奮而幸福的神情……他認出了這就是自己所來迎接的人。但他不能扶助她，把她引到住所，也不能向她輕輕的呼喚一聲。而且，他不能不避免他的視線接觸，而遠離了她。因爲在她的

身後跟隨着日本的偵探，因為偵探想從她的線索上，捉到一個十年不會捉到的『殺人犯』——她的兒子。

結果，他還是跟隨着偵探，從他們的足跡上找到了他母親所住的旅館。三天以後，他以竊賊的行動，到了他母親的房間。

正是夜深的時候，屋內已經熄滅了燈火，無盡的黑暗佔有着一切。床上躺着他的母親。爲了幾日來在盼待中所積起的焦慮，使她重犯了舊病。她呻吟着。這呻吟已是人生絕望的說明。

他輕輕的移近床邊，低聲的說：

「媽，我來了。」

這聲音，最初給她的感覺，是一個夢。後來她聽清了的時候，立刻掙扎起來，向黑暗中伸出兩手，顫抖的摸索着：

「……孩子……你在那兒呢……快來……這是我的手……你在那兒呢……把

燈打閃……讓我好好的看你一下……」

本他看來，燈光是一切恐怖和死亡的引綫，

「……那趕快……讓我劃一根火柴……」

他認爲一根火柴的小火光，也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因此，這片刻的會見，她祇聽到他幾句話聲，不會一見他的臉孔——她久來的渴望，並未得到滿足。所以在他臨去的時候，她這樣囑咐過他：

「你明天早晨再來一次……不……祇是在我的窗前走一走就夠了……我要從窗邊看一看你……」

他聽從了她的話。第二天早晨，他特意從她的窗前走過，走這幾次，終於沒有看見藏在窗邊的眼睛。

後來，他聽旅館的役者說，在那房間住的客人死了，死在黎明之前。十年，十年不短，十年的別離更長十年之間，他們不得一見。十年之後，一見仍是茫然。

誰想到他們兩人把這十年的遺憾，一人從生前帶到死後，一人從現在帶到永遠。更誰想到十年也是無限期的呵。

他走了，走到無人的街頭，不自主的哭了，又不自主的掏出手帕，拭着淚水。他忘記了那手帕曾是爲了母親的哭泣而收得的；當他記起的時候，不再用它拭淚，而當做珍貴的紀念品收起來了。因爲手帕拭不盡淚水，淚水也洗不濟仇恨。

一

加藤悅郎匆迫地從那飽孕着煙酒氣味的扶椅走下，轉過頸子來和跪在屏風邊的梅子點頭，便拔起右脚跨出勃朗林茶室了。這時有一抹淡金色的雲影，從明朗的晚空投下，鑲在門前的扁柏籬笆上，反射進他過勞的眼裏，感到一陣愉瀟的晃蕩。他及背着兩手，讓微疼的肺部張大起來，閉起眼睛換了幾口呼吸，想藉這動作來調整過度興奮的神經。

半天劇烈的爭辯，終於得不到結果，使這位抱着滿懷理想初次投身政黨的年青人，由得意而忿怒，而失望，而惶惑，最後只剩下一腔憧憬破滅後無着落的哀愁。要不是那位石油工人代表關根毅八臨走時抓住自己的手，激昂地道：「加藤同志！挺勁着腰板子吧！我們的工作是爲着多數人幹的呀！」重新把他的勇氣提起，真想當場便要辭退評議會指派的工作了。

大衆黨裏的矛盾和裂痕，在今天的評議會中，加藤已深刻地認識了。雖然出席的只有南區和阿佐之谷十幾個代議士，但恰好代表出大衆黨裏各種不同的傾向。譬如那位寫做書記長底播音機的大原東民，加藤一瞧見他那張平滑的蒼白小臉，就會聯想到菊池寬所描寫的那位沒骨格底二浦右衛門，老像打不出噴嚏般不舒服。聽他今天所說的話，顯然是以這遭的總選舉得到的小勝利爲滿足，不想再深入到羣衆中去了。於是又可窺見大衆黨首腦們的意見了；所謂建設勤勞政府的主張，不過是一面漂亮的面子而已。如果非法的暴力撲來的時候，準一定會妥協的。鈴木平助呢？這位掛名的美術家，出身是舊勞農黨，原來已和軍方有了密切的淵源了，再經此遭的落選，在勢與利驅迫底下，也準是最靠不住的一個。前次書記長發刊那冊什麼對於國防強化意見書，也是事前得着這班人同意的。呸！說什麼國防強化，以一個勤勞政黨的首腦人而發這種擁護強力統制的言論，真是太過豈有此理了！無怪關根毅八說如果不澈底聲明，他定要拚着生命反對呵！對啦！只有像關根毅八這類人，才算是勤勞羣真正的代表。一想起他，眼前又浮現出一

個濃眉掀鼻，下巴骨被劈了一刀似的四方臉孔，眼睛灼灼地在閃着蠟強的光芒，生來便有點口吃的他，加之帶着極重的九州土音，辯論時總要伸長着頸子「地地地」說着。起初聽見的人，誰都會忍不住暗笑；但候至他的意見發表完了，便會驚敬地佩服，衷心熱烈地伸起一種正義感，擁護他的意見。加藤受着他的影響最深，他介紹加藤和本村顯夫讓識，並釋明了大衆黨裏面許多矛盾的地方。

加藤一壁茫然地走着，一壁又想到本村顯夫今天爲什麼沒有出席？他和交通工聯接頭的事情不知怎樣？主張聯合戰線最賣力的是他，反對黨內妥協傾向最劇烈的也是他。特別是在前日競選演講會上，他竟敢不顧警察們的監視，獅子吼似地喊叫「別打海那邊的兄弟呀」的口號。那時聽衆的熱血都沸騰起來了，大家握住拳頭跟着喊。加藤興奮得幾乎淌出眼淚來。接着關根毅人也說道：「我們的命運是和海那邊的兄弟連繫着的！別受了人家的欺騙，去吃自家兄弟的血呀！」加藤雖然很同意這些話，但忽又想起自己的大哥慶郎來了。這桀驁的偏執者，兩年前便去在那個冰天雪地的什麼新國家，此刻

不知弄成怎麼樣了。聽說他近來在一個機關工作，專門在檢舉一些違背王道思想的過激份子。父親還時常在自己面前誇說他是個能為皇國盡力的好男兒呢！哼！一古腦兒傳統觀念的爸，自從那一回投機事業失敗，再被大震災嚇出一場惡病之後，便只知成天喝酒，醉得泥貓似的，哥既是個舊勢力的投降者，媽又一無所曉，只知向自己囉嗦一些閒話，自己真不知怎樣晦氣，才會生在這般的一個家庭裏頭呢？

夜色漸次深濃了。前面有幾顆路燈在閃晃着。定神一瞧，原來已經走到木代車驛了。本村照夫的家便是在離這驛不遠的櫻山町。他想時間還早，不如到他家裏坐談一會，慶賀他這次受了一萬五千選民擁護的勝利，和商量聯絡教師組合的工作。這樣想着的時候，足步便習熟地轉彎，摸過神社旁一條昏闇的小徑，匆促地去敲打照天貸居着的那家。立在路燈下面的木扉了。

二

在照夫家裏坐了半個多鐘頭，還不見他回來，只得留張卡片給他，叫他明天抹空到

學校去會談，便彎下腰子和他的家人告別了。

天空驟然變得非常黝黑，有點薄雲，如一羣帶着冷刺的飛蛾，爭來撲吻着佐藤的額子。

身子像給興奮和疲乏壓碎般地，一踏進臥間便幾乎要癱倒下去。扭開電燈，望着案頭那個鬼臉形的煤油時計，差幾分便是十時了。把外衣架在微溫的火鉢上，正想要拉開「布團」睡覺，十四歲的妹妹秀子捧着一盆燃炭進來了。

她的腳齒手挑撥開鉢裏的殘火，一壁睜着那雙清澄的黑眼望着加藤道：

——哥！早頭大哥來信，說鐵道署的差事又沒得辦了。爸氣得胡喝酒，媽正在流淚呢！——信上提到什麼緣故嗎？

加藤坐在布團上淡淡地問，

——他說因為這裏失業的人多了，大家都是擠到那邊去。大哥沒有鉄杆子，所以便給鐵道署停差了。

閉着眼不答，老早就想到他有這結果了。生在這一切都給人家壟斷去的國度裏，真是矛盾到了極點。一壁像煞有介事地在謳頌景氣，一壁却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失業羣在叫苦，無怪有些人說，資本主義的末路，除了急凍地製造戰爭，便立刻會被大量的失業羣脹死了。

平素習知二哥沉默的性格，見他蹙着眉頭狠命地抽煙，秀子也就不敢啓口，只打算給他沖杯熱咖啡喝。

媽推開「障子」進來了。

媽是個典型的慈善母親。把一生的希望都擱在丈夫和兒子身上。現在見悅郎時常和丈夫衝突，慶郎又忽然失業了，想着不安定的家庭，自然免不了要傷心了。

母親跪在火鉢旁邊，把慶郎的信遞給他，又獨自在揩着老淚了。

信是上月下旬寄來的。裏面說他本志是要為皇國盡點微力，在鐵道署警務處工作雖未及一年，但已經檢舉了不少的過激份子了。誰知上月初間，忽然來了一個什麼少將

的戚友。處長接到他那封介紹信後，便非常惶懼不安，爲着急要安置那人，便不惜把自己停差了。他痛恨過去的功勞白化，忠勤的人沒有保障。現在失業了，只得暫住在一個本地人的家裏。又說他很灰心，不想再在那兒找工作了。希望家裏匯點錢去，他好回歸京都。

——回來不是很好嗎？可少幹些壞事！

加藤把信攤矮檯上，淡淡地譏罵似地說。

——唉！悅兒！你近來老是喜歡說出這套激烈的話，天天和你爸衝突，弄得家庭這樣不安。我是個沒有見識的老婦人，固然不明白你們的底細。但慶兒在鐵道署辦事，原是正當職務，怎麼可說他幹壞事呢？而你……而你近來却老要和那批什麼黨的人來往，開會呀！演講呀！鬧得書也無心教了！爸說那些人都是不良份子，怕你會弄出什麼危險呢！唉！悅兒！我真是擔心呀！……

——爸不是說過皇室也要政黨來幫助嗎？

——爸說的是有功朝廷的政黨呀！譬如說江口伯父的政聯會，或者是野崎先生的

民主黨。他們有些人已高陞到大臣和督辦了。但是你……你怎麼不去和他們接近呢？

……

——那末等哥回來加進有大臣的黨裏，不是正合着爸的意思嗎？而且江口伯父也時常在誇獎哥，望他回來呢！

加藤原意不願說出這種尖辛味的話，使可憐的母親難受，但因為滿肚兒的念悶找不到發洩的地方，便不期然而然地脫口說出了。

瞧到兒子一古腦兒的倔強，雖然有點不舒服，但因為從小便疼愛慣了，又瞧他那奔波得瘦削的臉龐，也想不出要說什麼好，只有流着眼淚，啞啞地道：

——唉！悅兒！候阿慶回來後，你要答應我和他一同專心教書，不惹是非，那……那

我……我便放心了……

——知道了！回去睡覺吧！

不待媽說完話，把「布團」拉起身上，賭氣地倒下去睡了。

雪似乎變化雨滴了。打在白鐵皮的水漏筒上，叮噠地響着。本來想媽和妹去後得靜睡一下，可是寒宵中的雨聲，使一個裝滿着悲和忿底神經質的青年，是會怎樣的騷動。思緒像已織入雨中，給寒風飄着，捲着，無處着落。一會兒想起哥出門時那種得意的情形，這位從小便抱有武士道精神的倔強者，現在失業了，精神受着過分打擊說不定會鬧出剝腹自殺的悲劇呢！一會兒又想到小學校裏的黑幕，那位政聯會要幹的鶴木校長，除了專門會剝削教員薪俸和吞沒公款這類技術而外，實在便一無所能了。哼！什麼普及教育？什麼軍國民教育？憑良心說，還不是把武士道的藥汁注進兒童的血管去，讓他們將來死心塌死去當肉子彈！如果不是受着幹部所指派，還需繼續向小學教師組合活動，真想不到願意幹下去了。一會兒又想到梅子對待自己的那種溫柔。呵！這爛婉可愛的女子，無論在性格上和容貌上都合自己的意思。媽不是希望自己快點結婚嗎？索性便討了她吧。可是一古腦兒傳統觀念的爸會承認她做媳婦嗎？不會的呀！這不過是加速地促成自己和家

庭決裂吧了……

哪

正被凌亂的思想擾纏得非常痛苦的時候，忽又心裏一亮。想起關根毅人的話來了。他說：「別爲個人的問題苦想呀！應該把眼光放在大局上！」對個人的事讓牠去算了！值得這樣懸念！但是團體的事又怎樣呢？自己何會不懷着滿腔熱情幹下去，然而換來的東西呢？還不是只有一把失望照！今天評議會上的情形看來，大衆黨內的裂痕不是十分明顯嗎？以一個組織不健全的團體，而要負起巨大的使命，在這樣艱難險阻的環境中，實在使人不憂心不得呀！……

雨聲越滴越響亮，和走廊角淺紅色的路燈光揉做一起。聽到隔壁爸那種似呻吟又似啜歎的鼾聲，不覺對他底困厄的窘境又可憐起來了。祖父是維新討幕時一位微有功績的軍官，不幸在爸剛二週歲那年便死去了。爸是仗着撫卹金養大的。受了環境和稟受的氣質所決定，他的反對新的人生觀那是當然的；又因爲中年害病，截止了進取的心，於是只好把慰藉寄託在酒和兒子的身上。哥遠征的那年，他是感到怎樣的愉快和光榮！

他希望哥能繼承祖父的遺志，做個皇國堂堂的軍官。可是現在却連一個無聊的飯碗也被摔破了。他怎能不大大失望呢？自己呢？何會不明白爸的苦心，也何會不想使他過活得更幸福些，然而因為書本的智識和生活的體驗，使自己對於真理的愛戀比着家庭更加百倍，於是只好慘苦地看着爸的吁歎和媽的流淚，默認做一個家庭的忤子了。

那夜加藤做了百大串的惡夢。夢見大原東民是個暴力團，和他決鬥，被加藤一刀切下了半個腦袋。夢見梅子哭着嚷着，求迫他結婚；夢見哥把心肝挖出來給他瞧，埋怨他誤解他，接着把心肝朝他一拋，淋得滿身都是血腥。

四

醒來時秀子已擺好早餐了。太陽漲紅着臉孔站在半空上，像喝飽了昨夜的雨米，在滿意地笑。

趕到學校已九時，還好不會誤課，可是學生們已集齊在課室了，似一窩攢動的鳥兒。打開歷史課本一看，加藤不覺又憂鬱起來了。裏面除了誇張地敘述一些神祕化的

人物和故事之外，實在是榨不出一點對於兒童有好處的養料。他想要再採取談話的方式，提供他們一些不被歪曲的事實。忽又記起前次因爲請了一段那位「工人之友」的故事，雖然孩子們都喜歡得手舞足蹈，心中在閃着憧憬的光輝。但下課後訓育主任便來了一場嚴重的警告了。說如果講這些話給學生聽，不單會教壞了他們，還一定會引起文部省的申斥，弄得學校發展上生了波折，叫他爲學校的大局着想，以後不要再講這些惹當局忌厭的話。

因爲想到還得和學校保持着暫時的關係，只好捺住厭惡的心情唸下去了。胡裏胡塗地念了一篇什麼「天照大神降生，開闢文八洲國，創立了萬世一系的御聖裔」的故事。雖然騙得一羣學生都在眨着驚奇的眼，但心頭老像吞下一塊鉛片般不快，腋下蠕蠕地流濕了兩片冷汗。

幸好走進休憩室的時候，本村照夫已獨自坐在那兒抽煙了，才算能把剛纔一腔的不愉快掃掉。摸起火鉢上的鉄壺給他倒茶，急忙地問道：

——交通工聯方面怎樣呢？照夫君。

——還好！他們都起舊時職工組合的會員，容易聯合。起初還有點遲疑，但經我解釋之後，馬上便全部答應了。

照是沉着聲音說，態度堅定而有威稜。

——不過在昨天的評議會上，我看出大衆黨的矛盾是很尖銳的呢！

——那是必然的！原來的細胞便很複雜……

——你看非法的暴力決夾嗎？照夫君！

——決夾的！一定是不能避免！這次總選舉的結果，軍方少壯派直接傀儡的立候補全部落選，於此可以見出人民對於他們深刻的厭棄了。但他們有的是暴力和殺入的武器，爲着最後的掙扎和威嚇，當然是會不擇手段的！而且現政府的特政政策，對他國發展國防的計劃，不是一個巨大的制裁嗎？他們現在正是極度瘋狂的時期，兇獸，當然是要掙斷這束縛的繩子的！所以照目下的情勢看來，是十分險惡的。他們爲着對付既成

政黨也將要有所發作了，何況還要鎮壓聯結起來的勤勞羣呢！——

——那末我們要怎麼去對付這種非法的暴力和大眾羣裏妥協的傾向呢？

——我們的生命是建築在鬥爭上。此刻只有加緊團結基礎力量。監視妥協份子。現在各同志正在盡力組織爭議團，到那時候我們第一步可以給敵人一個總罷業的對付！沉重的拳頭打落桌上，雖然無聲，加藤覺得下下都有千鈞力量。

——對照夫君我們只有朝這條路線幹！小教組合雖不是公開的團體，但工作却表現得極好！總幹事是中村貞夫君，一位思想正確性情豪爽的青年，下午我把你的意思告訴他，他一定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

照夫挾着皮篋剛要跨出門，但又像遺失什麼似的轉回來，握住加藤的手親切地道：——呵！加藤君！我忘記告訴你！殺人說學校方面對你很注意，怕他們有什麼毒計！凡事要留神點知道嗎？

——知道的老早便想不幹這撈什子了！

像給一隻溫柔的手掌撫摸着傷口似的。加藤感到一種熨貼的熱意。呆瞧着這得到一萬五千票擁護機上組合領袖的背影，暗自想着：

——大衆是不會錯誤的呀！

下午去找小學教師組合幹事中村貞夫，一切談判都很順利。他說小教組合同志對照夫都很有信仰，這二百四十八票都選舉他便可作為證據。又說春田五人已被除開黨籍的消息，如果這是事實小教組合同志決是站在反對一線的。瞧着這爽快而樂觀的體育教師的態度，似乎比自己更加確定，加藤便非常滿意了。

五

止是二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駭蕩的春風還沒有把白雪吹融，在太平洋東角的那個國家，忽然發生了一樁血案，炸開了一場不小的騷動。

那天的報紙用特號字登着：打死了幾個貴人，和五個殉職的警察。幸而槍口是向上的，沒有打中百姓身上。

大公司停業，銀行交易所寂寞地立着，緊閉鐵口。一幅帶着血味的恐怖的烟幕蓋住這繁華的都市。有錢人慌張着，爭押保險箱裏的現款匯向外國去；窮人們也慌張着，怕罷市了明天會沒有米下鍋。大家都搖頭歎氣，說這是帝國未有的恥辱，但誰都不敢澈底說明是那夥人幹的！

戒嚴！交通斷絕。鋪着白雪的街道上祇有一些武裝的軍警在活動。婦人和孩兒們都躲在屋子裏抖顫。有的竟大着胆兒，呢喃地咀咒這光榮的祖國來了。

加藤悅郎痛苦地抓着亂髮，像匹被囚的瘋獸，在室內躡着。幾次去找照夫不在，殺入也不在，家裏人都說自從昨天晚上便沒回來，不知往那兒去。到學校看情形，學校也已宣佈停課，沒有人。他似困在孤島上的魯濱遜，一切消息都斷絕了。

他想不到事變發生得這麼快，壓力又這麼大，似此一來，不久以前的什麼選舉肅正啦，民意代表啦，都不過是一場玩戲！人民的意志被壓碎了！像浮在空中的肥皂泡般脆弱！失望，痛苦，他悔不該太過相信依法鬥爭的力量。

三天過去了，市面的秩序已漸次恢復，可是大檢舉的風雲却又瘋狂地捲起了。維持治安者所憎惡的似乎不是那批殺人的叛軍，而倒是這批手無寸鐵的民衆組織者。每天報上發表被檢舉者，大部分都是大衆黨裏的人物，而且是直接間接與他有關係的。爸的歎氣，媽的流淚，環境的險惡，造成一塊悲憤的巨石，加重地壓在她的胸頭上。他感到空虛，孤獨，沉痛，似隻袋裏的老鼠。

「人民就是一羣沒有牙角的老鼠啦！」他只有這樣絕望地叫喊着，又在悲念和恐怖中熬過了一天。

二月三十日，雪霏霏地下着，似要爲這恐怖的都市改解顏色。學校仍停課，殺人不在家。在雪甍上走着的加藤，真是痛苦到了透頂。不知是爽快自殺好，還是讓這沉悶來窒息死好。

回家還沒有坐定，隔店的水菓舖來叫他去聽電話了。是貞夫打來的，這位豪爽的體育教員用着非常沉痛的聲音顫抖地說：

……

——喂！加藤君！照夫已被攫住！曉得嗎！一共十五天……聽說毅八打傷得很重呢！

加藤似吞下一團融鐵，五臟都燒得焦爛似地陣痛着。

——唉！……那麼這方要怎樣幹呢！

——這地完全沒有辦法而且……而且冷箭是由自己這方面放出來的……首腦部已得到暴力派諒解了！照夫等便是這樣被犧牲的！春田五人開除……

——混蛋！打死那狗！

——沒有用！加藤君！我幾次要想打死自己，可是現在覺悟了！我們錯誤，我們太信任合法的鬥爭了！我們只有朝上幹，沒有朝下幹……喂！加藤君！我立刻就要到北洋道去！那兒有千萬在受着苦難的農民，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力量……

——唔……

——喂！中島君！已打丘洲去了！環境惡劣……你最好也避一避！犧牲無益……加藤

來。 君

這話像暴風雨中海峽燈塔的光明，指出黑闇的航路。加藤一恍悟，他喜歡得發抖起

——對我也到那兒去！一定的！喂！貞！夫君！你搭什麼線？去請即告訴我！

——我坐南線去！你最好坐十一時的北站車，到函鎮縣木下君家裏相會！留意點！曉

——曉得！

——再會！

——唔唔！

加藤把電話聽筒放下，再撥動北區一九三八號碼。

——喂！是勃朗林嗎？……叫梅子君來接電話……唔……你梅子……是的！是的！……

：不用憂心！……喂！叫你不用憂心……是的！就是爲着這個……知道便好了！我立刻就

要往北洋道去……是的！在十一時火車……怎麼……送行嗎？切不要來……不方便曉得嗎？……曉得便好！再會……

爸不到家，媽和秀子一廚間，怕她們來阻滯，留了一道告別的字條，就持着皮包出門了。

趕到北站剛十點三十分鐘，離開車還有半小時，到一間小「待合室」內獨自焦迫地坐着幻想。兩個披着滿身雪花的女子進來了，是梅子和妹妹秀子。手上各抱着一個包袱，跳起來讓她們坐，第一句便責備她們何苦冒雪來送。

見了哥的秀子揩着眼淚悲哀地說：

——媽見你的字條便哭，爸氣得亂跳。她本想要親身來送你，又怕不大方便，只好叫我伴梅子把這旅途用物給你；還有大哥一封信。

把她們的東西接過，瞧着梅子那張慘白的秀臉，兩眼已哭得紅腫腫的。

——從沒有見過這樣焦迫的人，就是要走也該和家裏人說個明白！我去叫秀子時，

還瞧見令堂在傷心呢！

——那末就讓你們代我說個明白不更好嗎？哈哈！

——還笑！真是鉄打就的心肝！到那兒別忘記寫信呵！人家在……

話沒有說完，眼淚已奪眶溢出了。遍天的哀悲揉做一個糯米團，便在胸膈兒，索性伏在包袱上抽泣起來了。加藤這時再不顧忌妹妹瞧見了，牽起她的素手，似團冰凍的棉花。雖說認識了將近半載，傾吐了山般的心願，但肌肉上的接觸這回才算是第一遭兒呢！人像要癱軟下去，血味的哀情井泉般地上湧，只得把牠當做一大盅苦酒喝下。

——用不着擔心呢！呀！到那邊比這裏是更加舒服呢！

十一時了，開車的警笛在叫着，只好勸她們轉回去，然後拿了行李走上月臺。

六

雪仍獷悍地飄着。火車開行了，似條黑蛇在面白氈上跑，加藤這時才得悠閑地吐出一口浩氣，讓牠駛到那閃着希望的光輝的地方去。

他打開梅子給他的包袱來看，一件手織的綠色羊毛襯衫，袋裏有一束五元的鈔票，和一幀近攝的四寸半身照片。他呆瞧着影上那兩個嫵媚的孛孛，禁不住俯下頭深深一吻。

哥的信是這樣寫着。

「久別的悅弟：

你讀完這封信後，一定很驚異，想不到天天在幹着出賣良心的勾當的哥會有悔悟。邇來於今日呵！是的！我要怎樣感謝那羣英勇的黑衣人才好呢！他們不特寬饒了我的死，而且以巨掌撕開遮在我眼前的黑幕，讓我清楚地瞧見真理和罪惡的真貌。呵！想到我有從昏夢醒來的機會我真慶幸，我能用什麼詞句來歌讚他們的偉大呢！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我自從那個罪過的（這時我才知道是罪過）飯碗被摔裂之後，我便成爲一個無聊和貧困的人了。在失望和悲忿交迫之下，有好幾次想要自殺。那不是極簡單的一回事嗎？只要把短劍瞧住自己的腹一切，不是便可成爲一個典型的武士

道人物嗎？然而事實做起來却不是那麼容易呢！我沒有那股儼勁的勇氣，這或許是因為我已失業了，沒有指示我去這樣幹的主人吧？或許因為我是一個平凡的人類，不需要用這樣的苦肉計來保留過去的榮名吧？總之，我沒有切成，而且對於往昔那些典型的武士們也失了從前的信仰了。

我寄居在個本地人的家裏，他姓吳，雙名陸厚，年紀已上五十開外了。人夠慈善。他忘記我是一個來統治他們的失敗者，把我當成家庭的一份子，處處令我感激，流着愧惡的眼淚。

這老人原是在鄉下的，因為他們國家裏天天在鬧着內戰和土匪，所以在六年前便搬來城裏了。他有一對男女的兒子，男的自我們的軍隊開來的時候便失蹤，一直到現在還沒回來。女子呢？剛念完初中學校課程的那年，又被我們的偵查隊以過激分子的罪名檢舉了。兩月前死在牢裏。看他的情形怕是爲着失去兒子的愛才來憐憫我吧？把我當做他的兒輩。可是他不知我是他兒輩的讎敵呢！我在偵查處幹了將近一年的勾當，檢

舉了不下百多人，男的，女的，都有，人名我委實是記不清楚了，說不定他的女兒也在裏面呢？我聽到這老人悲戚地自述之後，心肝像給一把剪子在細剝一樣慘痛，周身不住地抖顫着。呵！我真是一個醜惡無良的生物啣！

在陸厚伯家中住了一月，我差不多天天是在細嚼着那含着溫適的愧惡的苦味。

前天陸厚伯忽然發興要往鄭家鎮去探問一位親戚。我因為閒得慌了，想要改換些心境，便要求帶我同去。

如果初次踏進這新都的人，瞧見我們軍警的威風，國旗到處飛揚，一定想做我們的政策已經成功，這世界完全是屬於我們的了。但這不過是局部的觀察，事實上稍遠一點的鄉下，便成爲極可駭怕的地方了。那邊的鄉民組織有一種叫做什麼的大刀隊，是專門來和我們的僑民做對頭的。你若在僻靜的地方碰見他們，準定你會沒有生命，他們決會不客氣地送你一頓大刀麵條喫。在平時我們都相戒不敢到鄉下去的。但因為這次同行的有六輛汽車，且有四名保護隊，最近一月來又好像平靜些了似的，所以我們才敢冒着

險兒去走一遭。

早上沒有雪，太陽笑迷迷地站在天空上，照着遠山，照着平原，一切都和平般的。汽車駛了半天，看看已離鄭家鎮不遠了，所以大家都很安心，有的吹着快樂的口哨，有的閉眼假寐，幻想着到那邊要做的事。汽車駛過了一個大森林，轉過一砵山谷，正在剛進谷口的時候，忽然便有一陣劇烈的槍聲飛起來了。把我們嚇得面面相覷，像羣碰見大蟲的羔羊，四個保護隊把槍上馬，示意我們勿驚，令車夫用速度疾駛，想做一衝過這段危險的道路便沒有事了。誰知剛跑不上半里的距離，那最前的一輛汽車便被堵住不動了。車夫大聲叫道：「危險呵！路上都堵着大石頭呀！」這時槍聲已停止好久了，周遭又靜寂地沒有人影。所以四個保衛團就跳下去搬開那路上的大石。可是大石還沒有搬動，托地從草叢的石溝底跳出來了十幾個黑衣大漢。一陣亂槍便打死了三個保衛隊，剩下的一個正想要開槍抵抗，猛然有一位大漢從車背轉出，飛起一刀把他切下半個腦袋了。一陣腥紅的血迸噴在路傍的白雪上。

他們都是非常粗猛壯大。像羣從空而降的天魔，穿着黑色衣褲，手中各拿了一柄雪亮的大刀。一壁檢查車中的客人，一壁叫那搭客們不用驚怕。說他們同樣都是老百姓，是迫不得已才來報讎的。他們只要剷除他們的敵人和漢奸，此外就不願損害。前頭幾車的情形怎樣我不明白，我們這車只有我和中島是僑民。他是被委到鄭家鎮去當差事的。身邊有委任狀和公文，給他們查出，當然是首先便被綁下車去了。其次便是輪到我了。我抖戰着，我知道這便是執行我的罪惡底時候了。我只有引頸受刑就是。但在一剎那間，忽又心急智生，我用着不純熟的他們底方言哀叫道：

——不要殺我哦！是來看×國朋友的啣……！

道：一個極壯健年紀約四十歲的大漢，把我審視了一會，用着忿怒的眼光威脅着我喝

——說是當差的，還是來看朋友的你？

——是來看朋友的就是這位陸厚伯！他是我的朋友呀！

我指着陸厚伯，並以乞憐的眼光求他救援。

——說老頭子這話對嗎？

陸厚伯露現着十分嚴正的態度沉着地說：

——對的，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頂好的人呢！

那人的怒容略略放寬了，把大刀指着我的鼻端道：

——既是好人就饒了你吧！好回去和你的兄弟們說！別再受人欺騙，來這裏送死，我們是有千千萬萬的同志和大刀的！曉得嗎！

一陣呼嘯，他們都下車去了。東西一件也沒有損失。四條血淋淋的屍首倒在雪堆上，日光哀憫地在撫摸着。

昨夜住在陸厚伯的親戚家裏，又被慚悔的痛苦熬了整夜。呵！我害了陸厚伯的兒子，而却在享受他的恩惠；我害了那羣大漢的兄弟，而却用花言迷過他們的裁判，我是一個怎樣醜惡卑賤的人啊！我在那羣大漢的眼鏡中，瞧出復讎者的憤怒，又瞧出自己劣毒的

心肝呵！人類原是沒仇怨的，但因為有一批人用他們的教育、宣傳、和欺騙的政策專在播種仇怨的種子，灌注仇怨的毒劑，所以便造成這樣的一個讎殺報復的世界了。如果我過去不是吮舐着人類的血養肥自己的一個。我何以會對不住陸厚伯，對不住那羣黑衣服呢！我們不同樣是愛和平的人類的兄弟嗎？」

是的！悅弟！從今天起，我才算是回復到人類清明的本性了。我已不想歸回故國去，再去呼吸那兒麻醉的空氣了。我願從此在陸厚伯家事做個工人過活，不然便甯可跑到荒僻的深山間去餓死……末了，盼你爲真理努力，個人的存在是很渺少的！哥慶郎。」

一口氣讀完這封瀆透着懺悔的血淚的長信。抽了一口煙，朝着車窗的玻璃板噴去，在一串灰白色的烟圈中，迷離地浮現出哥那雙濃黑的大眼睛。加藤心裏頭想道：

——哥已經是新生了呢！

富士山傲岸地屹立在地平線上，載着一頂白雪帽兒，在笑睜這馱着希望而奔走的黑蛇，傻呆呆地……

海水的厭惡

布 德

(假定這是一個日本士兵寫的故事)

你歡喜看海上起伏的浪濤嗎？那是海的言語。永遠無盡止地一朵浪花蓋一朵浪花，海水鬱積的情怒和歡喜的傾瀉誰知道呢！

有一天，追悼陣亡將士祭禮完畢的時候，月光正替蓋滿綠蔭的小徑繡好挺精緻的圖案，我們十五個人用沉重的步伐踱到黃昏寂寞的海邊。

海在輕輕翻着浪，海也在輕輕吐着親密的細語，看見過海上兇惡的風暴過的人會咒詛海像一個魯莽漢，但知道有沒有人在月夜看過靜靜的海呢？在月夜，靜靜的海猶如一個含羞的少女，她有着閃亮的牙齒。

我們太歡喜海了。在沙灘上我們徘徊又徘徊，月是那樣明，而夜又是那樣寂靜。想着昔日那些活躍的伙伴，如今死了，每人只截下一隻手指或者一塊頭骨燒作屍灰，想着無

數的屍灰包，無數的屍灰的親屬，以及淒涼的祭禮：十五個人，沉默着，讓苦痛噬着自己的心坎。我獨個兒俯身下來，借星光檢着貝殼。（這一切太像故國熟悉的海岸。）噙着眼淚，度過了最艱難度過的時間。那時候我心裏鄙棄着生和一切，僅僅爲了要捨棄悲佈的戰爭。

可是，慢慢的有一個聲音從海上騰起來了，我仔細的留心聽到好多次，聲音輕而飄逸，又彷彿含着沉重的幽怨；好容易我纔知道說話的是海的靈魂。

「你也想來嗎？不幸的，我厭惡你。」話好像是對我說的，起初我怔了一下。可是，後來我變得歡喜了，我歡喜海水給我的新的名字。是的，我是不幸的，我丟掉了年輕的妻，初生的幼女和母親的衰老不顧，獨個兒遠征到異國來。而如今，長江兩岸的戰事正一天比一天緊張，運來的屍灰實在太多，礮火在等待我去毀滅。我厭惡戰爭，但我却被迫將死在戰爭裏，有什麼話說呢？我究竟活着爲什麼來？對着那樣寂寞的黃昏的海，我真憶念那我熟悉的海岸，我的家，以及年輕的芳子。我將怎樣想下去呢？如果我有一天也化做屍灰，而芳

子仍依舊每天在渴望我歸去……

我開始想到死是遲早必然要來的，但現在我有從容考慮的自由，難道我不能選擇另一種死法？人到絕望的時候會想到宗教的，我記起了聖經上有一句話：「我便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於是，我冒昧的回答了：

「爲什麼你要厭惡我呢？我是願在你懷中解脫不幸的人。」

「到我懷裏來，你將使一切你親切的人感受不幸了，走開去吧，不要這樣年青便想着死。」

使一切親切我的人感受不幸，我又怔了一下，海水的話是對的，我想念芳子，知道我死後芳子將如何呢？還有母親衰老的日子……

對的。走開去吧，十四個同伴正在一處望着遠方故國熟悉的海岸；加入他們一夥兒談笑吧，我不想這樣年青便死，年青的生命是最華麗的生命。

有誰願意丟棄年青華麗的生命呢？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只是，有些事情誰料得到，我

想不到十四個伙伴在一旁興高彩烈的談笑，竟是關於死的嚴肅的爭論。

我雖然事先沒有參加這一個辯論，但我却發現和我同樣的意見，正被有力的一方堅強支持着，有八個人不贊成死，八個人都和我一樣年青，都和我一樣顧慮着家小。

有誰願意拋下自己親愛的家小呢？

辯論的激烈真猶如一場戰爭，我們兩方都堅守着自己成見的堡壘，各自用比砲火還厲害的言語有力的攻擊對方。

一分鐘，兩分鐘，論爭均勢的過去了，十分鐘（一個好持久的時間）我們的陣地開始動搖了，川島一句話比砲火還要準確，瞄準了我們心上的要害。

「誰沒有父母妻子呢？對於我們，死是必然要來的，如果我們一死能指示千萬的有父母妻子的人以一個真理，使他們不致廢續的鑄成不幸，那不比死於戰爭更好？不要把生命看得比自由還重，有好些事情，只有我們死了，纔可自由談論。」

一個偉大的任務？我們捨棄了自己的父母子女，可使千一個人不致捨棄他們的父

母子共十五個人一起沉默了，來往我們心中的是崇高的熱情，苦難的十字架，和喜悅的和平。

爲了拯救千萬個人，爲了拯救千萬個人的家屬，我難道不能夠捨棄芳子的眷戀嗎？不，我能夠的。因爲十四個人全能夠的。我從他們的目光中尋到了一致的答復。

我看看海，海依然在輕輕翻着浪。他說厭惡我們，但一點厭惡的表情都沒有。

十五個人都在身邊謹慎的佩好了尸諫的紙條，我們在等最後的聳身一躍，死偉大的任務！

一個，兩個，跳下去了，海依然輕輕翻着浪，沒有一點厭惡的表情。

十三個人全下去了，剩下來只有川島和我。

輕輕的一個聲音又從海上浮起來了，說話的依然是海的靈魂。

「你們不要來吧，偉大的任務是多種的，去告訴和你一樣不幸的人們，叫他們怎樣用自己的力量來打倒給他們製造不幸的軍閥。」

我猶豫了。這些話說得那樣清楚，又那樣準確。我緊担負更偉大的任務，我要活下去，活下去，而且，我還年青……

但是，一個影子在我面前一閃，是川島的聲音：「我不再等你了。」看到川島下水漾起的大泡沫又化做輕輕的浪，我又想起他有力的一句：

「不要把生命看得比自由還重，有好事事情只有我們死了纔能自由談論。」我拿着『尸諫』的紙條，我想着那些閃亮的利器。我怎樣去履行比『尸諫』更偉大的任務呢？我要死了纔能有說話的自由啊！

終於，我也跳下去了。海裏真是一個好地方，路是銀白的，魚常常打從我身邊滑過，我有好幾次真想騎上魚背。海水輕輕奏着迷人的音樂；我沉下去，沉下去，急切切的想找到十四個伙侶。

只是許多聲音起來了，我要感激曾經教我支那文的教師，使我能完全聽得懂下面的話。

第一羣聲音：

「我要浮上去。」

「怎麼我身上全是血？」

「你不知道，我比你死得更慘。」

「我說最累贅的要算我們脚下那一塊大石。」

「可不是？替鬼子兵做工我早知道沒有好結果，要是當時聽我的話大家誓死不做飛機場，一起死在光華門不是更乾脆些。」

「總怪我不是，我以為只要替他們忠心做工，他們總會保護我們生命，你看那個人打過他看家的狗。」

「可是如今——」

「誰料得到鬼子心會那樣狠，把我們毒害了又沉在海底，這一千人死得真苦……」

「就因為怕你多嘴，會洩漏我們的秘密。」

「但我們現在還不是一樣可以告訴人，他們的飛機場是建築在光華門地下。」

「但現在誰聽得到你的話？」

「不要嘈，最要緊的是來敲斷那條連結我們身體和石子的鐵鍊。」

「對的，我巴不得上去……」

我的十四個同伴在那裏呢？我卻不想再沉下去了，因為我聽得那一千個冤魂沉在海底，急切的想浮上來。

馬上另一羣聲音又飄過來了，聲音輕而微細，似乎來自遼遠的海岸。

少婦的聲音：「下次我再不去咖啡館了，下女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

另一個：「不去又怎麼辦？孩子要吃，田武又沒有信來。」

少婦：「你沒有看見過那些野獸們發紅的眼睛……」

另一個：「但是，難道你不明白，自從戰後，捐稅比野獸更兇……」

兩個聲音到此一齊都沉默了，我心裏真是說不出難過，兩個聲音我都那樣熟悉，我

至愛的母親和芳子的聲音！爲什麼芳子要去當下女呢？捐稅這樣兇嗎？戰爭！一切都爲了戰爭，誰發動這戰爭呢？……聽她們親切的提到自己的名字，只感覺戰慄。

大聲的我喊着芳子的名字，我想安慰她們。可是她們沒有誰回答我。想到那一千個冤魂中一個的話：「現在誰聽得到你的話？」一種悲哀開始來襲擊我了。我爲要有說話的自由我纔死，但死了有了說話的自由又沒有人能聽得到我的話。一種悲哀，一種失望，一種懊悔。

而海的靈魂，又在輕輕責備我了；

「我說你原不該來的，你這懦弱的人，我厭惡你。」

我着實譴責自己在生時我渴望着死，死了又渴望着生，何等不定的意志！但使我更爲惶急的是，我發現那一千個冤魂已經浮近我的腳下。

是他們的聲音：「一個鬼子兵，打他，打他。」

已經被許多隻手擒住了，想不到我的命運真有那樣不幸。我是一個懦弱的人嗎？不，

我知道世界上只有仇恨的報復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我卻已經閉起了眼睛，準備它來臨。我知道血的債是必須要償清的。

可是，如果有人以為我曾被他們抓住而替我憂慮時，那是不必的。我的耳邊又飄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醒醒吧，田武！」

我睜開眼睛來了，我看見自己睡在海灘上，我和其他兩個伙伴全被海軍陸戰隊的同伴搭救了起來。我並沒有死。

我再看看海，海正在怒吼着。是一千個冤魂在海中敲擊他們的鐵鍊嗎？還是海水替一千個冤魂訴說不幸？那一千個冤魂才真是不幸的，但為什麼海卻寬大的收容了他們？可是，後來我明白了，海所真真厭惡的還是懦弱的人。

我記起了海賦給我的任務：我要告訴和我一樣不幸的人怎樣用自己的力量來打倒給我們製造不幸的軍閥。於是，在聯隊長問到我為什麼要尋消極的短見時，我的勇敢

的供狀是：「強服兵役，不願戰死。」

（後記） 最近在同一張報紙的兩面，我發現了兩個悲慘的事實，一千個中國工人被日人毒害拋在江底，而另一面，十五個日本海軍陸軍士兵投江自殺，為什麼非慘苦到這樣不可？誰自造這慘苦的根源無數的田武呵，我希望我們對準軍閥，一齊揮動拳頭。

火 場

黑 丁

島國的春天，一片一片落紅在人們心靈上凋殘了……

從此，再沒有燦爛的櫻花季節了。誰相信還能回到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家鄉？那些被遣送到征途上的，內心充滿了春天的憂鬱的苦難的人羣，他祇望望太陽，（只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太陽是可愛的。）望望藍色的大海，於是一個一個把自己一顆寂寞的心，遺棄在依戀的人們身邊，走向遙遠的海的彼岸的戰鬥的中國來了。

當雨了運輸艦在波濤洶湧的激流中瘋狂的吼叫駛進塘沽口岸時，那個幾天幾夜一直到患着失眠症的一等兵梅田原次郎，從甲板上的士兵羣裏擠出來，他用一隻髒污的灰手，不習慣的抓了一把背在他右肩上的，一枝大槍，然後又揉着兩隻微微帶點睡意而紅腫的眼睛。他，悽茫的向被黃昏的黯影所籠罩着的，猶似浮着濛濛的烟霧的灰色的海岸探望著。這海岸對他一點也不陌生，幾年前當他從大學文科出來之後，他以幻想主

義者的悠閒的心情，曾經漫遊在中國北方的幾個大都市，於是這海岸幾次做過他行旅的驛站。然而，那已經失去的平靜的生活了。現在他徘徊在這北中國的，風寒峭的海岸上，他的心却有着有一種嚮往的傷痛的深感呵……

晚上，他再不能夠安安穩穩的睡了，從當做部隊的一個臨時憩息處所，冷淒淒的車站走出來，他在附近一家老百姓的院落裏找到一捆乾柴，帶回去便在一个幽暗暗的角落裏點燃起來。坐在火堆旁邊幾塊乾柴枝上，他一邊烤着兩隻脫掉皮鞋的凍得又發紅又發癢的腳，一邊把兩隻消瘦的手在跳跳動動的紅火焰上撮弄着。他靜靜的思憶着，好像浮現在思憶中的一切的物事與影子都不屬於他了。他聽不到有一點聲息，從遙遙的遠處，或是從黑暗的夜的邊際上傳送過來。他從沉默與寂靜裏冷抖着站起身來，看了看軒睡在地上的睏倦的伴友們，他恐怖得幾乎要跳起來了。那一張一張如同死人般的溼變的面孔，彷彿在顫抖的泣哭着。而每一個睡着的人的喉嚨裏，時有着有一種像咒罵似的畏懼的不安的夢囈在吐露着……這些被死的恐怖的魔手，所控制的失去生的慰

藉的喘息的影子，如今，初次呻吟在梅田原次郎的眼前，他被觸動得深深的感覺到屬於他的，那人類本能的愛的同情，開始在他的心中起着隱隱的深痛的萌芽了。理智與感情的搏鬥，這時已經使他陷入孤冷的幻想的悲失中了。

梅田原次郎冷冷的打了一個顫，他眼睛一黑，兩手掩着面孔就又坐在火堆旁邊了。燃燒的紅火在照耀着他的頹喪的身影。他沉默了半天，一隻手在黃呢子大衣的內層袋子裏掏出一封在船上寫好的家信，他重重複複的又看了幾遍，自己有些窘迫的樣子；好像這封信還有許多話沒有寫進去，他想想寫進去的話又實在不能夠表明了自己現在的心情。他一隻手拿著信，一隻手抓住下巴頰，惘惘的發怔了。

在沉默中，梅田原次郎的心跳動了。他那被燃燒的柴火所照耀的兩隻凝結着一層亮光的黑眼睛上，突然落下了幾滴淚珠來。這淚珠彷彿立刻變成了血，這樣，他握起一枝筆來，就在自己的日記上，塗上幾句血淚的字跡：

妻病臥床兒叫飢，

去國天涯心懷泣；

今朝死別非生別，

唯有皇天后土知！

第二天，梅田原次郎隨着部隊開往天津了。那以後，他便拖着一個疲倦的身影，呼吸着戰爭所給他的一些永遠呼吸不完的窒息的火藥的氣味；在河北大平原，察哈爾長城邊，綏遠大青山，以及蒙古草原地帶，他的生命在遭受着流血的災難，充滿着他的面前的，是一些屍體的堆壘在填滿着戰爭的壕溝。他做爲侵略者的戰爭的俘虜已經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的悠長的歲月中，他清清楚楚的記得有兩個春天在他的幻想的夢境裏蒼老了，消逝了。他戀望着櫻花的祖國，戀望着失笑的妻，戀望着哭叫的嬰兒……：

紅格爾圖戰役，梅田原次郎受傷了。可是，等到他的傷兵剛治療好，他又被派到谷口

師團，開往山西了。

八月的呂梁山的大動脈跳躍起來了。在遠遠近近的峯巒上，在高高低低的山丘上，在無邊無際的森林裏，在茂密叢生的草原上，秋天的春，漿溢着一種醉人的馥郁的氣息，渲染了一片深湛的炫耀的綠色光波。野花正竚開了嘴，它睜着智慧的眼睛，似乎在向烽火燃燒的大地投送着鮮奇的紅色的凝眸。蚊子，草虫，蝴蝶，蟋蟀，鳥獸……它們帶着生命的搏鬥力，在草叢中，太陽光下，樹林間，人們的身邊，飛着，跳着，歌唱着八月的快活的交響曲。

山野是遼闊而廣大，黑黑的一片，如同開掘的煤嶺，發着閃亮的光芒，望不見邊際，也望不見盡頭。有時，山頭的遠處，被一陣粗野的叫囂的風沙捲來了一層昏茫茫的黑色的雲海，這雲海帶着憤怒，驚恐，和叫囂，它掀起了千萬支撐動的激流，向滿山遍野對浩盪的衝擊着，呼應着大地上的受難者的心靈的歌唱。

這是一個新的年代，山野從來沒有一時的沉默；無論夜間，無論白天，血跡劃開一條路，巨大的隊影，默默的說着一句話，一句萬眾一心的堅毅的話。這樣，一列一列的隊影，潮浪似的湧來，又潮浪似的湧過去了。在山林的潮濕的泥土上，在祖國的大地的心臟上，一面一面戰鬥的紅旗子，抽擺而有力的叫起一排一排的槍聲，叫起大風沙的地帶上一串震跳的呼聲。這槍聲，這呼聲，一遍又一遍，終於擴大成山野的永不停止的聲海，在轟然而響動着……

在汾河西岸的山巒起伏的野地上，那戰來戰去的始終沒有立下脚的谷口師團的一支部隊，又沿着汾陽離石間的一條蜿蜒的公路向西行進了。半路上，他們潰散了，他們被廣大的山野的聲海湮沒了。像一條爬走不動的病蛇，這支部隊的骨節一段一段被槍聲穿拆開了。

黃昏，他們集合在一個荒僻的山村上。這山村有如一座死寂的荒墟。沒有炊煙，沒有牛羊，沒有雞犬……家家戶戶的大門都掩閉着，在外頭的門環上加掛上一把鐵鎖。

中村隊長站在大街上，他一隻手握着一把馬刀，一隻手又牢牢的抓着一枝手槍。他的一張像喝醉了酒的發紅的臉子上的筋肉開始抽跳了。而他兩隻陰沉沉的眼睛凝聚着恨毒的光芒，久久地在搜巡着他面前在那一系列房屋。他猛力嘶裂開他的喉嚨，用着一種慣常的暴怒的語聲，這樣簡單的叫着：

『搜搜看！』

於是，每人握着一枝大槍，搖動着已經上好的刺刀，幾個人一小隊一小隊的走進人家的院子去了。

梅田原次郎和三人剛剛走近了一家大門口，他的身子一聳動，一張灰黃黃的臉子立刻向腳底下低垂着了。他把握在手裏的一枝大槍用肩膀使勁一揀，右手很快的傾伸出去在那個叫做張國祥的東北人胳膊上一扯動，異常恐懼的說：

『慢點，進去的危險呀！不知院裏藏着游擊隊沒有？』

張國祥的兩道圓大的眼光凝凝的注視着梅田原次郎的臉子，他沉默着，輕聲輕氣

的說。

「這個誰能知道呀！」

梅田原次郎有些怯然了。他失神般的眈眈眼。他的一顆不安在心沖沖的跳起來了。彷彿陷入了一個醜惡的幻想裏。梅田原次郎突然被一種恐怖的死的陰影包圍了。

這時，站在他身旁的那個從東北徵來的朝鮮農民朴海龍，瞪着兩隻憂鬱的眼睛，不住的在對梅田原次郎默默的。看着。他內心充滿了單純的同情的直感。他時時在腦子裏思索着梅田原次郎曾經對他說過的一些厭倦於戰爭的激憤的話。那些話像他心中的話一樣，却使他始終不能忘記了自己的受難的生命，自己的遺棄在遠方的妻子。

一個愛着自己的土地，犁耙牲口，和把生命寄託在自己的希望中的樸實而純正的農民。他還有比被人從自己的家中趕出來更悲哀的事嗎？這朴海龍，當他每次想到他被人從祖國的大地驅逐到鴨綠江對岸的東北大草原上時，他那顆空虛的心幾乎要破裂而崩碎了。然而，如今，他連東北大草原上的氣息也呼吸不到了……

梅田原次郎靜靜的站着，兩隻眼睛從大門縫裏向院子瞅了瞅，他用着疑慮的聲調，自語般的說：

『開開門吧，我們進去看一下。』

張國祥和朴海龍躊躇着沒有做聲。

梅田原次郎立刻把眼光送到依靠着大門框在那兒發呆的，那個曾經被打過啞針的東北青年劉鐵民身上。這一從生長的遙遠的大地上被趕到自己祖國的山野的人，他抽裂着他的一張張不開的嘴，彷彿在低語着他的說不出來的心中的話。他暗暗的向梅田原次郎回應了一個憂傷的淒苦的微笑。

馬靴踏着街心的石子路跔跔的響來了。張國祥望望加個走來的人影，他慌慌忙忙的說：

『中村隊長，中村隊長來了。』

『快快敲開門搜！』中村隊長走到他們面前直着喉嚨粗叫着。他向張國祥劉鐵民

兩人瞪了一眼，接着說：『他們兩個的先進去，快快回來報告。』

當他們兩個人走進院子，正用手去推動着那掩閉的兩扇屋門，忽然，從一個又髒又黑的小房間裏輕輕的叫出了幾聲呻吟般的語聲來：—

「老總們，我是一個病老頭子呀，你們……可不要……糟踐我呀……噫噫……噫噫……噫……」

他們兩個人向炕前走去，看了看躺在炕邊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這老頭子身上蓋着一條破被頭，他的長着幾根稀疏的灰白髮絲的頭，從被子裏鑽出，現着很費力氣的把臉孔往一邊扭轉着，張開了兩隻瘦小的眼睛直往對面看。

兩個人受了深深的感動，他們見到這老頭，如同見到自己的父親，於是他們每個人握住了老頭的一隻手。

張國祥渾身發着抖，他焦急的小聲說：

「老鄉，我們，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家在東北……我們叫日本人拉來的，你，你不要

怕我們兩個呀……你你，你怎麼不老早逃走呢啊呀……你留在家裏還能有你的命嗎？
日本隊長在外頭，他就要進來，怎麼辦呀……」

老頭從被子裏爬起來，他一隻手按着炕蓆，一隻手抓緊了劉鐵民的肩膀頭子，他恐懼懼的說：

「呵，我，我有病不能逃走呀，我就是一個人……」

劉鐵民張着嘴，喉嚨發着沙沙的響聲。

一回兒，中村隊長帶着梅田原次郎和朴海龍走進屋來了。

老頭子的一隻右胳膊被中村隊長的一隻左手抓緊了。他顫顫抖抖的動也不動的把身子依靠在壁子上。他看了看對準着他胸口的中村隊長的一枝手槍，他的臉子一陣蒼白了。他聲音細小的哀求着：

「你搜搜吧，你看看我老頭子是個壞人還是一個好人……我有病，我沒有兒女，我一個不能逃走……」

中村隊長長的腦袋往後一轉他面對着梅田原次郎嚴厲的說

「把屋子搜搜看！」

梅田原次郎回應了一聲，他懶懶的就向屋子的黑暗角落裏搜看着。搜了半天，他什麼也沒有搜出來。

中村隊長一隻手掣着老頭子的一隻胳膊，就把他從炕上拖到地下了。

「給我殺掉他！」

當梅田原次郎聽到中村隊長向他這樣命令時，他的心怯怯的跳了。對捲伏在地下這個一弱老的生命，用一把刀毫無理由的去傷害他，在梅田原次郎還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一次。如果說他是不忍心去看一個生命的叫喊，流血和死滅，還不如說他自己的生命正走上了叫喊，流血和死滅的境界了。在兩年多的戰爭裏，梅田原次郎倒底交給戰爭一些什麼呢？他不知道，他自己始終不能夠回答。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也許他時時刻刻在企圖着自己的力量給自己解除『戰爭的武裝』吧？也許他已經帶着一個絕望的戰爭

的黑夢，讓一個突來的死神抓走了他的生命吧？在他的日記上，那是找不到受難者的被傷害的靈魂，受難者的被殺戮的生命，一些誇耀得嚇人的一個巨大的數字。他的日記上只有自己泣哭的淚，只有自己心痛的血，只有遙遠的夢，只有自己的沉默的語言。

他微微的笑着，仰着臉子看看中村隊長，他感覺苦痛的這樣說：

「他不是一個病人嗎？殺掉他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中村隊長深深的思索着，他用手揪着老頭子的一隻耳朵，蠻兇的叫着：

「不殺掉你，走，吃水的井埋在什麼地方，領我們去。」

老頭子一邊沉默着，一邊遲疑的回答：

「好好，我領你們去。」

天黑了。遠遠的廣延的山野，漸漸罩上一層灰濛濛的霧影。

老頭子一跛一跛的從屋子裏走到大街上，他正要往村東頭走，忽然，他腦子裏如同想起什麼事似的，便停下脚步了。他蹣跚跟在他後邊的二十幾個人，微笑笑說：

等到老頭子把扁担拿出來，梅田原次郎一邊走一邊問：

「老頭子，你的什麼病？」

「發瘧疾哪。」爽快的回答。

梅田原次郎再沒有說什麼，一直跟着老頭走。

到了井邊，老頭子用手指着那被樹枝和土掩蓋着的井口，他機警的笑了笑，說：

「你們把井口扒開吧，我到上邊山坡上那家人家去借木桶來，給你們挑水哪。」

老頭子說完了話，他直朝着山坡走去了。走了沒有幾步，他回頭望望，於是他向右邊一轉，偷偷的就爬進了峽谷，這樣，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消逝了。

住了很短的一個時間，峽谷的邊崖上，猛然響起了一陣機關槍的聲音，這聲音帶着紅紅的火波，一直射向井邊上來了。

村莊上的槍聲也開始響了。井邊上的人，有的仆倒了，有的墮落到井裏了，有的在地

上爬着，有的向村莊大步奔跑了。

梅田原次郎奔跑了幾步，他有點怕。跳到一個低坡下，他的身子蜷縮起來了。他一隻手抓着朴海龍的胳膊，一隻手又抓着張國祥的胳膊。他臉上冒着一股冷汗，身子不住的發抖。他喘喘氣，臉子探到外邊望了望，低聲的說：

「游擊隊不會打進來吧？怎麼槍聲這樣近呀……」

他沒有聽到有一個人來回答他。好像他的話是被繼續不斷的槍聲壓伏下去了。

早晨，中村隊長站在從井邊拾回來的十四個屍體的面前行過軍禮之後，他對梅田原次郎用着譴責的口吻大聲說：

「你想想吧，這十四個人是怎麼死的……」

梅田原次郎茫然了。

中村隊長又說：

「他們是被你要求放走的那個老頭子害死的呀！」

梅田原次郎面對着中村隊長，他的臉上一陣浮滿了一層驚奇的顏色。

中村隊長蹀馬靴，憤憤的自語着說：

「我爲什麼不自己把他殺掉呢？」

不久，在離石附近的公路上，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了。然而，在這一次戰鬥中，谷口師團的一支部隊傷亡了八十多個人。受重傷的人都被火焚燒了。那個鮮朝農民朴海龍也就在這一次的大火中，帶着一個幽咽的靈魂，他的不完整的生命的軀體，被活活焚葬了。

谷口師團長從汾陽趕到，行過火葬禮，他站在士兵隊死的前邊，用兩隻大眼珠子在掃着士兵的面孔，但這些士兵的面孔有的像是哭泣過，有的在低沉着，還有的裂着嘴，彷彿在輕輕的呻吟着……

他開始講話了。最後，他一邊思索着，一邊用這樣的語句來結束了他的講話：

「……我們不論怎樣困難，必須團結強幹到底！假若我們不能團結，各自逃散，將來會完全被中國人解決的……我們要團結一致，跨過黃河，奪取大西北，那時，你們就可以調回國去……」

說完，谷口師團長再用兩隻大眼珠子掃着士兵的面孔，這時，他自己深深的感覺得他的話並沒有激動了大家。他怔怔的站着，很久很久，他才移動開自己的脚步。

梅田原次郎拖着疲倦的脚步，他孤寞的走着。坐在一道溪流的邊岸上，他像要睡眠似的就把身子斜依在草地了。他的腦子開始不安了。這不安，是由谷口師團長剛才所講的話而引起的。不知什麼時候他抓起一片枯黃的落葉，用手指撮弄碎了，他把兩隻手一揚，揜着掩上了面孔，他喉嚨抖着低啞的聲音，暗暗的在想着：

……奪取大西北，調回國去……又是欺騙的話……

梅田原次郎的眼睛剛剛閉上，突然，一片燃燒的火影，倦着朴海龍的屍體，活現在他的面前了。接着，火影一片一片擴大了，朴海龍的屍體又被一堆一堆的屍體壓遮着了。他

睜開了眼睛，惘惘的向遠處看着，他大聲叫了：

「火燒呀……火燒呀……」

一天，谷口師團的這一支部隊，又在一個山村宿營了。

士兵們三五成羣的到一家一家住戶里去搜索女人，米麵，菜蔬，雞鴨，和雞蛋……

中村隊長帶着酒後的一種醉意的身子，從屋子裏走出去，他和一個士兵走進村南頭的一家。他朝着圍在鍋門口正忙着燒飯的那幾個士兵搜了一眼，冷聲的問：

「這家有老百姓嗎？」

第一個站起來的士兵是劉鐵民，他害怕的樣子，看看中村隊長，立刻擺着一隻手，又搖着自己的頭。

中村隊長瞪着兩隻發紅的眼睛，凝視着站在他面前的梅田原次郎，張國祥，和另外一個士兵。他沒有說什麼，默默的走出去了。

一家一家走去。當他和那個士兵剛剛走進一家院子里，一種細碎而顫動的聲音，從

院子東邊一堆乾草垛里發散出來了。中村隊長的地步輕輕一停，他的思想被一種疑慮的驚恐壓制着了。他從腰里掏出手槍來，連遲疑都沒有遲疑就把身子挺向草垛跟前去了。

他命令那個士兵打開手電筒照耀了一下，便把草垛掀開了。

中村隊長嚇了一跳，他把一隻手槍往前一觸動，却恨恨的用槍筒照着從草垛里伸出來的一張衰老的面孔頂了一下。這時，那個士兵的兩隻手鷹爪似的便撲上去了。等到那個老年人被士兵揪着頭髮拖出來，草垛嘩啦的一聲，一個哭叫着的老太婆的面孔又鑽出來了。中村隊長仔細一瞅，他咬緊了牙，粗暴的喊。

「老太婆，快滾出來！」

老太婆的身子一動一動的往外爬。爬着爬着，她像要暈倒的樣子，直直的把身子仆臥在地上了。

中村隊長一邊伸手往外拖，一邊用腳連連的在她身上亂踢着。

老太婆正在使勁抽動着自己的身子，但她的衣襟却已經被從草垛裏伸出手來的一隻發顫的手抓緊了。

中村隊長的眼睛冒火了。他怒吼般的跳了跳，身子往下一伏，伸手便把抓緊老太婆衣襟的那一隻手腕握住了。她坐在中村隊長面前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這女孩子有一張圓圓的面孔，兩隻大眼睛，她的頭髮黑黑的，梳着一縷辮子。她恐懼着，大聲的哭喊着。她兩隻很瘦的小手，不住的在扭動的遮掩着自己的面孔。

中村隊長連擁帶抱的把她推到屋裏去。點上燈，他一聳身，兩隻胳膊摟着她的肩膀，便把她抱到炕沿上，他瘋瘋狂狂的張開一張血腥的大嘴，噴着酒氣，在啃咬着她的面頰。頭，鼻子嘴和唇。她哭着，掙扎着身子往炕裏邊退縮着。她兩隻胳膊抱住頭，蝸牛似的就把身子蜷伏在炕角邊了。他身子往炕上一仆，伸手又把她揪過來了。

這時，老太婆披散着頭髮，僵僵着背脊，伸縮着兩隻打抖的手，直朝着中村隊長撲來。她閉着悲沉而哭泣的聲音叫着：

「你不能糟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

中村隊長轉過臉子去看了看，身子往後一反，一脚就把老太婆踢滾在地上了。

老太婆爬起來又往中村隊長身上撲，中村隊長恨恨的咬咬牙，伸手從刀鞘里拔出一把短刀，他反身一用刀，短刀却正刺中了老太婆的胸脯了……

女孩子看着自己母親躺臥在地上，她呆瞪着兩隻淒傷的眼睛，幾乎要昏厥的樣子。一個瘦弱我小身體無力被夾在中村隊長的懷抱里向外掙扎的倒歪着。她的一件單薄的上衣被他扯裂開了。她的胸部在劇烈的跳着。一對微微凸起的乳房，隨着呼吸的迫切，不住的輕輕的聳動了。

他壓在她的身上，一雙手在按着她的兩隻胳膊，一隻手便把她的褲子裂破了。她痛苦的叫着，聲音低幽幽的，但這些幽幽的聲音，漸漸聽不見了……

中村隊長向女孩子的裸露的身子凝視了一遍，他皺着眉頭，現出一種兇蠻的表情來，他暗暗的想：

——還是殺掉她吧！

於是他一隻手捏緊了她的喉嚨，一隻手悄悄的又從刀鞘里拔出那一把短刀來，直朝着她的心口窩刺去了。

血流滿了炕，一個年輕的被污的靈魂殘破了……

走出屋去，中村隊長對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士兵問：

「老頭子呢？」

士兵很快的回答：

「殺掉了……」

「好的，我們走吧。」

夜已經深了。

街上時時有女人的哭聲，小孩子的叫聲，以及士兵的放縱的笑聲……

徘徊在街口站崗的梅田原次郎，背着槍在大街上走着，這時他看見中村隊長和一

個士兵從他面前不遠的一家門口走出來，他撐着槍立正的姿勢靜靜的站下了。等到中村隊長走過去，梅田原次郎輕輕的朝着中村隊長剛出來的那一家門口走去了。進了院子，他打開手電筒向四週一照，他被躺在地上的血泊里的一個黑的人影子嚇了一跳，轉身便跑出大門來了。

梅田原次郎向前走了幾步，他用手推醒了坐在一家大門口前的石階上打盹的張國祥，他低聲的說：

「走，我領你去看看那一家！」

張國祥站起來，把大槍往肩頭上一掛，他跟着梅田原次郎便進一家院子里。梅田原次郎剛剛打開手電筒一照，張國祥搶着說：

「呵，又殺掉一個！」

進了屋，在黯澹的燈光底下，梅田原次郎被蜷臥在地上和炕上的兩個動也不動的屍體嚇呆了。

「一家三口人都死了！」

聽了張國祥這充滿了感傷的話，梅田原次郎接着說：

「這一定是中村隊長那個傢伙幹的。我看見他從這院走出去的。」
兩個人默默的從屋子裏走出去了。

梅田原次郎目送着向不遠的一個院子走去的張國祥的模模糊糊的背影，他孤伶伶的在街上躡來躡去。夜風帶着有力的砂土，發着烏烏的聲響不住的在往他身上吹打。他眼前只有黑暗，這黑暗他越看越深，似乎沒有高低，似乎也沒有邊際。他低垂着頭一步一步的走。他鎮靜着不讓自己有一點害怕，但黑暗是緊緊的包圍着他，緊緊的追隨着他。好像他永遠沒有方法使黑暗離開他一步。他終於害怕起來了，於是他看見一條一條呻吟的血影在向 he 喊叫，在向 he 追捕了。他的脚步漸漸跑快，一直朝着睡眠的處所奔跑了。踏進屋，他的腦子深醒了。他知道這是一個幻想的黑夢在纏繞着他。

忽然，屋子騰起一陣喧鬧的聲音了。一大堆人圍着在爭論着什麼。一個士兵在腰袋

手里摸了半天，摸出了一塊捲在一起的帶血的溼淋淋的月經布子來，他兩手把它一伸，像帶口罩那樣就給正在裂着一張大嘴發笑的一個傢伙遮在鼻子和嘴上了。接着一片黝黝的掌聲。有人在叫着：

「什麼味呀？」

梅田原次郎從沉寂中興奮的站起來，他用着諷刺的口吻笑着說：

「大概是香味吧？就像女人的肉體那樣香吧。聞聞一定會舒服的呀。」

當一片繼續而來的掌聲還沒有停止下去，另一個士兵站起來了。他從自己的懷里掏出一雙繡花的紅緞子纏足的女人鞋，他一隻手拿着一隻在大家的面前亂擺着，擺了一陣子，便把鞋子偷偷的放到一個人的嘴啓上了。

梅田原次郎靠近了那個拿鞋子的士兵，他伸手就搶到手里一隻，像是在打抱不平的樣子，把鞋尖往那個士兵的嘴里一插，他冷笑着，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說：

「你應該自己先聞一聞呵。這是你自己去搜索來的一件珍貴的好東西哪。」

又是一陣笑聲。又是一陣掌聲。這笑聲、掌聲，像是要震碎了這一個漫漫的黑夜，震碎了梅田原次郎的一顆寂寞的心……

如果說一個人偶然想到自己生命的死亡，而把憂傷、絕望、和悲痛完全寄存於酒醉的呼聲里，這不僅使梅田原次郎能夠看到別人，現在連他自己也正是這樣一個人了。

在這日夜吹颯着冷颯颯的風雪的山野上，在這像幾座荒墳的礪堡的凄冷的崗位上，梅田原次郎每天每天在徘徊着，仰望着灰暗的死寂的天空，仰望着自己所望不見的，那遠的海岸……

四個多月了，他在這山野上，在這礪堡上，孤守着自己的一個殘破的夢，孤守着自己的一個被拘禁起來的命運。

一天晚上，梅田原次郎在深夜醒來了。他伸手摸摸躺在他身旁的那個兩個月以前從綏遠調來的一直在生病的五十歲的一等兵鈴木喜太郎。這時，一種絕望的呻吟聲音

從他黑暗的身邊抖叫起來了。

「我就……這樣……要死在中國嗎？……什麼……時候……會讓我回去……」
這聲音漸漸哽咽起來了。

梅田原次郎啞着喉嚨，幾乎是說不出話來的樣子，他輕輕的說：

「明天你再向中村隊長請求一次看看……」

「哎，恐怕這是沒有希望的事吧……好，就讓我死在中國吧……」

忽然，梅田原次郎抽抽的哭起來了。這哭是從他的心的深處迸發出來的，帶着被壓制後的一種受創的不自然的、嘆息的聲音。

近來，梅田原次郎的腦子由於受到過度的刺激，每天是在暈迷而沉痛，他見到兇殺，慘叫，泣哭，和酗酒……一些雜亂的叫囂的聲息常常充滿了他的耳朵。有時聲音放縱而撐大了，有時却低啞得漸次消逝了。雖然是有笑聲，可是在每一句笑聲里，滲透着顫悲的悲憤，低沉的控訴……多麼寂寞的聲音呵。也許誰都不能預料，自己的生命能不能在下

次的戰鬥中留下來，於是拚命喝酒，糟蹋自己的身體，麻木自己的頭腦，毒害自己的理智和感情……

在死的漩渦里每次看到這種情形的梅田原次郎，他往往要像別人一樣的哭叫起來，在心里這樣憤憤的咒罵：

「讓戰爭死滅吧……」

有時，當梅田原次郎把失神的眼光橫掃在他面前的一羣殘餘的人們身上，他常常會憶起那些被戰死的和被火葬燒的伴友們。他爲過往而流淚了。他更爲友情而憤怒了。戰爭的黑手抓住了他的心，抓住了他的孤獨的身影……

自從來到這山野的礪堡上，梅田原次郎顯然比以前更悲愁了。尤其當他和認識兩個月的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三個人開始談話時，他的乾涸的腦子，總是浮動着一個遙遠的家鄉的幻夢。但隨着夢的浮動，便是絕望，痛苦，和暗泣……他不敢再聽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的面孔，這正像他不敢再聽秋田三郎和佐野竹之助的話一樣。

秋田三郎，他是一個工人，年紀已經有三十多歲了。他們到中國整整兩年了。兩個月以前，他是從河北南部被調到這裏的。當他來到的第六天，梅田原次郎便和他認識了，而且經過幾次的談話，他們中間却建立了一個深厚的友情。他曾經梅田原次郎述說過他家境之淒涼；他說，他家里有一個七十多歲的父親，但是父親爲了請求給他免除兵役，却被捕下獄了。母親呢？那頭髮蒼白的老婆子，也爲了哭留他的兒子，曾三天三夜跪到軍部門前，遭受着警棒的毒打。他又說，他的女人，自從他走了之後，又因爲一個五歲的孩子病死，已經患了一種瘋瘋癲癲的不可治療的病了……

當梅田原次郎聽到秋田三郎這樣的話時，感情的衝激，使他不再黯然落淚了。可是秋田三郎自己的眼角上並沒有一點溼潤，他只是用着充滿了有力的語聲低啞啞的說：『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從戰爭這邊掙脫出去！』

現在，梅田原次郎又想起這話來了。於是他的手向左邊一伸，牢牢的抓緊了正在鼾睡的秋田三郎的一隻胳膊，推動着輕聲的叫：

『起來吧，天快亮了……』

這時挨近秋田三郎身邊的佐野竹之助醒了。他爬起來，背脊依靠着牆壁，從礮堡的窗口向外望望，打着冷噤說：

『天亮了嗎……』

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兵，身體十分瘦弱，面孔焦黃得像有病似的。八三以前，他在青島日本中學讀書。他的父親是一個商人。在青島，在上海都有他父親的商店。但是自從中日開戰，他父親的商店全被迫着歇業了。他失了學，他的家庭也破產了。而他又被趕到中國來當兵了。他是一個憂愁的孩子，自從他由河南被調到谷口師團的這一支部隊那天起，他始終在皺着眉頭，不喜歡講一句話。他常常一個人在偷偷的泣哭。

有一次，佐野竹之助在山頭上放哨，他對坐在他面前的劉鐵民比劃着，在地上劃了一個大圈子，指指點點的說：

『唔，沒有辦法的……在這個圈子里，我是回不去國了……我的母親也許想我想

「病了吧！」

現在他們都在默然的坐着。但是誰也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話……

早晨，山野吹，颯着冷的風。站在山頭上放哨的張國祥，由於耐不住風雪的襲擊，他拖兩隻凍僵的腳，走到山坡下那一家常常的去老百姓屋里烤火去了。他抱着一枝大槍，蹲坐在鍋門口，他一邊烤着火，一邊對坐在他身邊正在燒飯的那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老太婆說。

「老太太，我常常來你不要害怕呀，我不是當你說過幾次嗎，我是東三省人，給日本人捉來當兵……」

老太婆不自然的笑着：

「我不怕呀。」

「你們一家人爲什麼不走呢？」

「走怎麼能走出去呢？日本人白黑都在看着我們……」老太婆遲疑着，半天她才

慢慢的說。『你給他們當兵……』

沒等老太婆說下去，張國祥搶着說：

『給他們當兵倒楣嘛……早晚我會跑到咱們中國軍隊那邊去……』

他的話剛說到這里，突然一個人的脚步聲音在他身後走來了。他轉回臉子去一看，中村隊長那一張發紅的幾乎筋肉都要暴跳起來的臉子，惡恨恨的帶着怒吼的聲音在他面前出現了。他驚跳的站起來，兩隻手剛要把大槍往肩膀上去背掛，中村隊長的兩隻有力的手掌伸過去就把大槍搶過來了。

『走！』

中村隊長跟在張國祥的身後，走了沒有幾步，他像一隻野獸似的跳起來了。他的一隻右手從刀鞘裏把短刀一拔，挽了幾挽，那刀閃着一道白光，一直刺向張國祥的背脊了。

『你的壞東西！你要逃跑？我看你再逃跑吧……』

短刀帶着血從背脊拔出來，中村隊長在仆輪的張國祥的身子上連連踢了幾腳，他

的短刀擣了幾塊，又刺上張國祥的前胸了。

中村隊長把殺人的血往大衣袋子裏一插他，像一隻吃飽的野狗瘋狂的走回彌堡了。

梅田原次郎聽到張國祥被殺的消息，正是上午了。他把秋田三郎叫要外邊，小聲的說：

「中村隊長又殺掉了一個！」

「那一個？」

「那個從滿州來的。」

「是張國祥嗎？」

「對的。」

「呵，可惜一個老實的人……」秋田三郎嘆息着說。「中村隊長真是一個吃人的傢伙！」

「他失去人性，當然要吃人的！」

傍晚，中村隊長因為自己的一塊手錶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去的事情，他竟下了一個緊急的集合命令，開始要向每一個士兵身上去搜。他帶着一股難以發洩的火氣，怒冲冲的把他的意思向大家宣佈着。

第一個被搜的是梅田原次郎，他的衣服的鈕扣被解開了。他每一件衣服的袋子都被中村隊長用手亂摸着。等他最裏層那一件襯衣的袋子裏剛剛被中村隊長伸進一隻手去，梅田原次郎的心突突的跳起來了。他的面孔發着熱，一陣冒出一層汗珠來。他躊躇着，不安的伸手緊緊的抓住了襯衣的袋子，但是他的手被中村隊長的手摔開了。這時，中村隊長把搶到手裏的一張畫着中國國旗的投降證看了看，他咆哮着，連思索都沒有思索，伸手就從刀鞘拔出短刀來朝着梅田原次郎喉嚨管刺上了。

於是，梅田原次郎暈迷迷的躺臥在地上了。

中村隊長繼續搜着他的手錶。搜着，搜着，他又在劉鐵民內衣袋裏搜出一張投降證。

來。中村隊長剛想用短刀去刺他的胸脯，但劉鉄民一隻手把中村隊長握着刀的那一隻手用力一扭，他接着就伏下身子，急急的張開嘴在中村隊長的大腿上咬了幾下。中村隊長痛跳着，手高高一舉，他的那把雪亮的短刀，立刻刺在劉鉄民的背脊了。

一個一個都搜完了。中村隊長沒有搜到他的手錶。他却搜到十二張投降證。在這十二個人之中，那個秋田三郎，那個佐野竹之助，像劉鉄民，像梅田原次郎一樣，他們負着刀傷，奄奄的喘息着最後的呼吸，蜷伏到血泊裏了。

深夜，峽谷的火場上，一縷慘叫的聲音，在飛捲的血腥的火燄裏，在冷鬱鬱的黑的夜空中，開始抽抖了。

模特兒靜子

黃華沛

我同房的朋友林君，爲了打算在今年的「帝國美術展覽會」作些畫去應選，近個把月來就努力繪畫，每間一個星期日上午八九點左右同我到上野「模特兒待估所」裏看模特兒。在這些大多數合乎藝術的身裁和相貌的女人中，雖則他有时抽着烟坐在蒲團上呆想，而竟用中國話喃喃自語地說，「沒有一個好的」但最終他必請了一個回來，於是他又喃喃自語地聊以安慰自己道，「凡人都合乎美術的條件的。」於是由星期一起努力練習到星期六。聽說他在企圖組織一張較大的畫，不能不攝取許多模特兒形。這個星期——去年春天，是請了一個比較肥胖的，生來也並不十分漂亮的少女，澄子言明每天下午二時至五時三個鐘頭。可是頭一天，她一點鐘就來了，而同着別一個女人進門來的時候，我們正吃着飯後的林擒，我們只有施了一個很簡的招呼。那被估的模特兒跟着就把那女人介紹給我們道：

「這是靜子樣。」

「請坐請坐。」我遞給他們兩個蒲團。

他們施過禮之後就對着我們坐下。林君像很有眼光似說說：

「她也是幹模特兒的罷？」

「可不是你尙且不曉得嗎？她就住在您們的 Apart 的樓下的。」

「啊，怪不得好像面熟。」林君就向她打量一下。

她，靜子如果光以她的面部說，是不很能夠惹動多少美術家私人的估請，除非美術學校成批請去，她也幸而夾在其中。她的臉是有些毛病——患着 Pimble 病，紫紅色的肉點，密密地隆起來。面格又太方了一些。雖則也可成爲表現派者的題材，可是這顯然是不常有的事。她穿了一套湖水色的已經不合時的洋服。襪子是鵝黃色的，足趾間已經補縫了兩塊真烟色小布塊。也許算作是修飾的手提包，却是跟服色並不調和的暴怨似的。淤紅色。她全身的色素是相當地表現她的頭腦保留着普遍日本女人那種大紅大綠的

「您這星期到那裏被畫呢？」朋友說。

「沒有。」她微笑地說。態度却很安閒。

「這才奇怪，那我爲什麼昨天在上野像沒有看見您呢？」朋友很會應付人，不像我老閉着嘴那樣的呆書生；「是嗎？澄子樣。」

「這才奇怪，哈哈！幸而您像是沒有看見我，您實在是看見我啊。」她的舉止也很大方，言詞也很精警。

「那除非您躲了一個角落裏。」

「沒有的事。」她說，「明明看見您和黃樣靠着一張短檯子坐了許久，您還掏出了一盒 Cherry 香烟給黃樣的。而且當我回來時，我在較遠的門外還看見您脫開鞋子，很快地拿了一份攤在玄關的小檯上的新聞紙走上樓去……」嗯，老實對您說，我每星期至少見過您們兩次面，每次就打算到您們這兒坐坐，可是您們却像很拘架子地老不認識

我罷？哈哈！

我們大家大笑起來了。

自從這大認識靜子之後，她整天沒有工可作，就常常到我們這兒來談談，或者靜靜地看我們繪畫，而每次她絕不忘記她對人一定的禮節，很恭敬而謹慎地對我們。雖則是打熟了，她仍不會鹵莽過去——直至後來也是如此。在九一八以後，能夠見到日本人這樣敬重我們，首算是她了。

一直到了星期六那天，照例要跟那被估的模特兒結帳，林君掏出了七塊半錢給澄子，可是她要十元錢，說裸體要八元估費，二元是車錢。我們以為估費當非八元，就是車錢，如果不是東京市外，可以不給。我們堅持這通例的數目，且認她有意敲中國人的竹槓，爭持了許久，結果給多五十錢她。那末，當然她不會再被我們繼續估請下去的。

星期日，我們照例到「模特兒待估所」裏看，像相識人份外易見似，一眼就看見了靜子了。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就估請了她。言明每天早晨八時到十一時，她就歡喜到了

不得，連連向我們施了幾禮。

星期一晨早七點鐘，她就扣我們的房門了。我們剛才洗過臉，被鋪還沒疊起，她就跟我們疊好和打掃房間，又跟我們開着了瓦斯爐子燒開水。

繪畫的時候，她的身子的支持却異常安定。而且在我們打輪廓的時候，她光是動着嘴跟我們談話：說述她的歷史以及她的生活種種。休息的時間，她往往表示不須休息似的讓我繼續畫下去，除非在一點鐘以外。她相當地是一個好的模特兒。

在她的肌肉還很堅實的時候，前幾年，她那橘子一樣的初成熟的身體，也曾當過一個「帝展」會員的雕塑模特兒。有兩個作品已被一般美術家認為不可多得的；一個仰臥，一個站着。她認爲頂寶貴的雕塑影印明信片，就是那兩個不可多得的作品了——自然不是爲了那畫伯的名望很高，却爲了那兩作品中的人物是自己的原故。

她一起到來東京當模特兒——從十五歲到如今二十一歲，沒有一次停止過這種

職業。起初，在晨午晚三段時間上都有人估她去的，那時的收入平均每星期總能賺到廿把塊。近兩年，幹這行業的人固然多，兼且自己的肌肉逐漸鬆弛，有時連一段時間也沒有入估去，那末，合起來，每月至多能賺十元八塊而已。

她具有了一個慘淡的家庭。她原是自幼就沒有父親的，然而她現在是有父親的。她十二歲時，她母親輕嫁到一個住在橫濱左近的鄉間的，如今失了業兩年的，四十開外的鹵男子。她母親替火柴公司打工，自然不很能支持這家庭的消費，那末，大部份的開銷是仰給於她的。從前賺得好，她會受家庭的重視和優待；如今倒霉了，她非但要吃她那粗魯的父親的氣，而且連自己的房費伙食也不易維持下去；就是朋友也少了，也許就是我們兩個中國人是她現在唯一的朋友吧。

是的，她住的房是四疊半，我看過的，十足是一些流浪的日本人的布設與儉飾，在中國人眼底下是每每會覺得這樣子的房間過於空洞和蕭條，因為除了一個蒲團，以及一張堆些女人應用的西西的小櫃子外，什麼都沒有的。也沒有瓦斯爐子和水管子，但每月

要結八塊錢房租。

她晨早是到外面一些小料理店裏吃，那只有碗飯的八錢早定食，晚上，要有工做就十五錢定食，不然，只好吃一碗麵或賣些什麼雜食，這樣的生活，自然會引起了撫今追昔的無限惆悵，進而陷於悲觀的境地去了。

約摸隔離那星期有一個月度——那時我們是作野外寫生的，很多時間到井之頭去，沒有估請她或見面很久了。有一天晚上九時，我們正從井之頭夜車歸來，她突進來我們的房間，她悠然坐下，從她手裏放下一紙包的明治朱古力糖，很有禮貌地請我們吃，然後她說：

「我們要暫時離別了！——我明天要搬回家裏住。」

「這可爲什麼呢？」

「很難維持下去，」她帶有了憂鬱的嗓子，「例如這兩個星期我又是沒有人估的。搬回家裏住可不是省了十元八塊嗎？」

他想了一想又急想：

「然而也不是辦法。車錢呢？每個月要十把塊。」

接着很悲切地帶着酒精浸過似的聲音說：「是的，他們怕我難維持生活會跟男子走了。——唉！而我又那裏吃得我父親天天氣的氣呢？」

「沒要緊，且暫時度過這難關再說。人生來就是吃苦的。」林君說。這十足是滑頭的安慰話。

「我願意有那末遠走那末遠，跟他們永遠脫離了關係——唉！然而還是有的，可是生活却不能夠再遠一些啊！」

她是陷於消極的，而矛盾的心思中去了。

明天我們送她的車，實則意識到在這階層裏發現了一個同一階層意識的貧苦可憐人，在能力做到的，是找機會跟她墊支搬運費和車錢罷，免得她過於悲傷。

她離開這 Apart，又有許久了。一起給我寫許多信，都不過是悲觀的牢騷話，忽然，

一個星期一下午五時度她姐常地穿起那一套舊洋服拿了一尾大魚進來，如常地朝我們施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然後說：

「日安！對不住，讓我們在您的瓦斯爐子上煎熟這尾魚罷。」

「這是什麼頑意兒，哈哈！」我們仍保持中國人那樣不很着重禮貌的態度。

「沒有什麼。這是我不能不跟家裏買的。煎熟了，免得回去腐霉了。」

「那末，您這樣晚趕出來幹嗎？用過晚飯沒有？」

「沒有。」她一面開了爐子，一面把豬油塗在鍋子上說：「幸運的，這星期「被太平

洋書院」請去，是下午班，我剛幹回來的。」

「那末，您的生活逐漸好一些罷？」我說。

「不會的。」她把魚放進鍋裏道：「這是我離開這 Apart. 的第一次。您們是曉得

美術院裏估請不過五塊錢罷。」

她煎好了魚，我們就同她到一所中華料理店裏吃一頓晚飯。回來，但她還不算回

去跟我們談了兩個鐘頭。最後，她突然沉靜下去，像在深深的思索中，然後吞吐地對我們說：

「寬恕我，我打算求您們幫助兩件事情，不知許我說出不？」

「沒要緊，要是能力做到的話，準不會給您落個空。」

「那我感謝得很了！——我的生活的痛苦，在我的書信中大概已說得八八九九，您們也明白了。我這次出來是下午班的，回去是沒飯吃了，您們能夠幫助我，這星期的每天晚飯嗎？其次呢，對不住，我打算向您們借五元錢。——我很對不起您們，是的，我願意在這一個月裏做您們一個沒有時間限制的模特兒，只要您們願意畫，什麼時間——或長或短，作裸體或素描種種都可以……」

我覺得十分惆悵：異國的人——那個也屬於貧苦的人，竟然成爲一些貧苦可憐的日本人的朋友，而更被他們向自己請求幫助的。這些可憐的日本人連他們本國人都不能幫助了。儘管怎樣狂大軍費，調兵遣將弄得煞是好看，而內層的腐臭逐日逐日地厲害。

起來，顯然可憐的日本人，是挨次增加而又挨次愈是可憐下去了。恰巧林君才領得這個月的公費，就慨然答應了她的請求，不過表示不願意役使她成爲我們這傢子的摸特兒。時間又把這個可憐的日本少女更可憐地過去二個多月了。她的生活並不見得轉到好。她不斷地給我們寫信。每個星期日她到上野「摸特兒待估所」待估，就是「待估」以後，準來我們這裏談一兩個鐘頭，因然是傾訴她的舊抑，也有時拿去我們一元二角當身邊的零用。其間，我們心裏畫過她一次，是供給她早晚膳，車錢和零用的，但給她正當的估費時，她却不接受。

到了秋初，街上，舖子的櫥裏，料理館裏，大會社裏，驛站上，都脩飾了許多假楓葉和看楓的廣告，像在歡迎秋的來臨一樣。我們却正從一個短期的海濱浴歸來，又準備第二學期的開課了。（註）此中，對於靜子，暫時忘去。

（註）日本學校一年分三個學期：一月至三月爲第一學月，四期至七月爲第二學期，九月至十二月爲第三學期。

突然，在一個星期三晨早六時度有人猛扣着門，我們只得從被窩裏披衣起來，開了一個粉紅色的和服的少女走進來，靜子臉上的粉擦得怪漂亮，Pimple 似乎減少了一些，她道了一聲晨安却破例地跳過來——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放肆，極歡喜地一面說我們懶怠，留學生不該這樣遲起床；一面極敏捷地跟我們疊起了被鋪。

林君像睡不足一樣倚着窗櫺那邊說，懶懶地：

「靜子樣，改裝了，幸運起來罷。」

她並不說話只點點頭，繼續跟我們打掃房間。許久，我們都洗過臉了。她才說話，語調仍然是那樣大方而精警：

「我的生活將要遠些了，我是多麼歡喜；但也許會成爲您們的仇敵了！」

「這怎麼說？靜子樣，您不是在做戲吧，哈哈！」

「是的，沒有一點錯，」她的態度變成嚴肅的，「我的確將成爲您們的仇敵，至少您們兩個人，唉，這且沒法，我，大後天吧，那到『滿洲國』去，從民國的國土被劃開出來的一

個國家。恕我！幸而我不是到那裏殺人。我是到那裏討生活的。我不能繼續做摸特兒了，因為我每月除去車錢只能賺五六塊，自然連伙食還不夠。——恰巧『滿洲國』的新事業中——自然老闆都是日本人，需用大批日本女子，食堂，澡堂，大會社啦，我就是這批中的一個人。月薪總有廿把塊。是的，我不能不要去，因為除此一法而外，再沒有別的可以維持我的生活，我是不能在東京或橫濱找到一份職業的。我是個沒有『國家』頑觀念的人，我同情像您們一樣的民國人，但我如您們一樣地討厭那些軍閥，不論帝國的或民國的。然而我却到您們大家認為痛心的地方去了。爲了『生活』我該歡喜；然而也爲了『生活』我不知怎樣地惆悵，不安，而痛苦呢——」

「沒要緊，那裏也一樣有好人，如同我們到日本來一樣。這是您生活的轉機了！」我說。無非想安慰她。

「是的，我也會這樣聊以自慰過；您們爲了找學問到來日本同我爲了找飯吃到『滿洲國』去似是一樣情景！」

「不對——」林君似乎找到她這句話的毛病要駁斥她，但却像留點面子一樣即住下嘴，很快轉了腔說：「不過，我聽說日本女子到那裏去大都是幹不正當的職業的，您不怕給人騙了？」

「我也會聽見過。可是這次是有合同的。」

「那是好的。到那裏常給我們寫信。」

「自然囉。」

她沒措我們的早膳就走了。聽說她是由神戶出帆，我們顯然不能再見她一次面，也無從送些東西給她。

約摸過半個月，她從瀋陽來了一封信，報告她作一個日本商店的賣物員，生活還過得去。但直至今年的春天，她來了第五封信，說她已落到做一個澡堂的差役，此後，再沒來信了，不曉得她爲了什麼事。

近個把月來，我們有時談及她，想到在中國的日本澡堂的不潔，大約她不會擺脫了

這種她所討厭的日本人的圈套，她是要逐日降落，降落到幹着不正當的醜業，爲了「生活」——雖則不會殺人。

二五年春在東京

「附錄的話」

這陣中日記是我代定的

原文載於美國亞細亞雜誌，至於英文譯者是一個戰地通訊員名詹姆士潘登 (James Pretrain) 中文譯者最少像先生。

我所以選這篇作為……面是要宣示一般「所謂皇軍」的內心的苦惱：「我們究竟是爲了……的痛楚呢」而另一對象是要暴露伙人的宣稱皇軍是天下唯一的有紀律的軍隊像石川達三在未死的兵裏列舉的一切的事故——到處是掠奪。

附錄

陣中日記

英譯者：James Pertrain
中譯者：步
原載：美國 Asia 雜誌

英譯者引言：我因為是一個戰地通訊員，所以有機會看到若干從華北日軍那裏奪獲的文件。而特別使我刺激的是下面這一個短短的日記，我覺得有許多理由值得把這日記發表出來。我想它足以為表露華作戰的一般日本士兵的心理的。

這日記主要地是一個愚誠和銳敏的日軍的至誠的表示，他是第一次碰到由他本國的統治者所造成的在外國的戰爭。這日記裏面沒有什麼叛逆，而祇是對他的本國同胞們一種真情的流露罷了。他非常坦白地問這個問題：『喔，我們究竟是爲了誰該受這樣厲害的痛苦呢？』

爲了證明這日記的真實性起見，我可聲明，我會看見過它的原文，而得一位中國翻

譯者之助把它一個一個字地直譯成英文的。因為我們無從獲得日記原作者的妻子的同意，所以我決隱其名。

（這日記是從在日本時開始寫起。）

八月二日天晴，五時三十分起身。

我已等候了很長久，希望能使一個人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的日子到來這麼一天終於來到了。我的一個肩膀上擔着我祖國的命運。我要去的地方是華北，一塊有數千里廣的，在風和雲掩蔽下的黑暗的地方。戰鬥，再戰鬥。雖然並不希望我再能生還，但是當我一想到在我死後，將遺棄我的雙親，我的妻的時候，就不免悲從中來。

這是九點三十分，應該離家的時候了。喔，我的雙親！我的妻啊！雖然我說：『你們不必希望我回來！』但我總不能隱住我的痛苦。俗語說：『娘心重過兒心。』你送我上路的時候，你的心理是怎樣的啊？

十一點十分——一聲汽笛響了，火車開始移動，帶走了我們幾個靈魂。許多我們的

同胞來送我們行。在他們的歡呼聲中，我們終於離開了。

當我的妻子握着五色旂旗的時候，手在發着抖。她的臉好像和一個等待着死神降臨的人的臉一樣。這使得她更美麗了。喔，我的妻啊，這或許是我生中最後一次見你了！

我說：『當心你自己罷，我把我們的孩子託給你了！』我們的視線碰着了——我們的頰，偎觸着——但是，她的臉隨即在人叢中笑去了。在『萬歲』的呼聲仍隱約地刺入我的耳鼓。當火車進入山谷中時，長大的旗幟漸漸地變小了。緊張的心弦鬆弛了，我坐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下午五時——我們抵達了 Hiroshima。我離開了人家。六點三十分，我到了我的寓所。

八月三日晴。上午十時，我向第五師團總部報到開始我的任務。

我被派在板橋將軍的衛隊中。我們是一支赴華的五萬人的軍隊的總部的衛兵。假使總部中有一個長官，碰到了危險，那麼整個師團的行動都要受到損害，因為沒有組織。

兵士們就不能作戰。

當我想到這一些事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赴華責任的重大。

八月四日晴。武器和制服發下來了。

八月五日雨。長官們檢視制服和配備。

八月六日仍雨。我在上午三點鐘起身，我向屋主人道謝，因為我已攪擾了他四天了。

三點五十分——離開住所。四點，集中在西 Hiroshim。軍事訓練廣場上。七點三十分，離軍訓場，沿電車軌道穿進馬路。

六點三十分——抵達 Ujina 港，上運輸艦 Mizihé 丸。

八月七日，今日陣雨。晨五時，船將啓碇。或者，這是我最後一次的離開我的祖國了。廣闊的海水在陽光下閃耀着。在海的那邊，水天相接，色彩不分。遠遠地，浮着帆桅的影子。我們的四週，都是些蔚藍的高山。水是這樣的美麗！當我們離開 Ujina 時，人衆們揮動着我們的旗幟——太陽旗。『萬歲』的呼聲聲是值得記憶的勇敢的音。

但是，在駛過海峽以後，夜色中的蔚藍的海軍看來非常的孤寂。一切都看不清。

我們走進艙房，聽得引擎在我們下面發着舉重的喧聲。我的心遠遠地飛向我的家裏去了。我不能睡，就走上了甲板。船身被黑暗的波浪打擊着；她靜靜地向西方駛去。寒冷的風刺着我的熱的紅的面頰。麻木地我呆望着這夜空，星斗們好像在墜下來。不知不覺地，我的眼圈濕潤了。

八月八日晴。在上午十二時十分，進了朝鮮的 Fusan 港。八時三十分，開始上陸。下午六時，開始我的衛兵——軍事警察——的工作。

八月九日在 Fusan。

八月十三日車站貨物到 Fusan 車站，一直至八點三十分。

下午五點十五分，——汽笛聲響了，這軍用火車的長的行列駛離了。

八月十四日，上午六時。——離開了滿洲的安東車站。

悲慘的密雲漸漸地開朗了。天空是一片的蔚藍。到處都浮漾着美麗的雲彩。今天的

天色很是可愛。我看見太陽從原野上升起來。

十一點三十分——我們經過 Chikwen 山。太陽高懸在蔚藍的高空，窗外的景色真像一幅活動的風景畫。但是，從一個清朗的高空中，這太陽射下了強烈的憎恨，牠燃燒着我們車上的鐵壁。空氣變得很壞，在車子裏面，熱得使人窒息。

下午七點——我們經過瀋陽車站。晨餐。天色漸黑；我們車中油燈的光輝看來非常孤寂。熱的空氣已消散，我們漸漸地感到有些冷意了。這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八月十五日我們所趁的火車不顧一切地帶着炎熱的空氣和這些士兵在熱的擠塞的貨色車裏。中午時，牠停在中國的門戶——華北的山海關。

在這火車暫停的片刻中。我發了一個電報給家裏：「山海關平安地過去了。」十分鐘後，火車又駛離了。立刻，沿着車輛的行列，激盪着軍歌的聲音。再過一站，我們就要進中國的領土——戰爭的中心點了。

八月十六日今天，火車繼續地向前奔馳着。我不曉得我將到那裏去。華北的大平原

是這樣的平坦，好像一片大海——看不見他的邊際，一直向前開展。在鐵路綫附近，到處都是些花草和柳樹。在株林叢中，小鳥們正在歌唱。他們的歌聲並不像杜鵑悲怨，但他們好像要衝破他們的喉管的——這是樹林中唯一的插曲。

八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抵達天津車站。用早餐。下午一時，又駛離了天津車站。車站上多次受日本飛機的轟炸，顯出了他悲慘的運命。站上還留着麵條一般交扭着的鋼條和焚燬過的火車的骨架。

下午六點——抵達廓房車站，他看來有些像蜜蜂窠。這裏有着二個在戰爭中被殺的日本一等兵的坟墓。下午九時三十分，駛離車站。

八月十八日，上午三時——抵達豐台，用早膳。上午八時，又出發。

上午九時——赴北平西直門車站。在右邊，展開着高大的城牆。在天津西北的各站，站上都沒有中國戰爭，火車中我們自己有鐵路公司指揮着。

下午六時——我們赴南口附近的昌平車站。在這一星期的貨色車中旅行的生活

中，情形變得非常的糟糕。有整整一星期，我沒有接觸過地面。現在，兩腳得踏在堅實的泥上上了，我感到非常的愉快，但我不敢把我的愉快告訴我的伙伴們。

八月十九日，我們向着我們在昌平的師部進發，在上午十時抵達。今天天氣非常炎熱。因為我們在敵人的國家中，所以我們憑武力來搜括一切東西。所以我們就不吃飯，而出去實行『強力的搜括』。我們弄到了十二只小雞，一大捆胡蔥，和二捆番薯。

下午二時——有個人弄到了水，另幾個就動手殺雞。這真是一種愉快的兵士生活！

三時三十分——我們結束了我們的晚餐，就跳進了司令部後面的一條小溪中。洗了一個浴——一星期中，還是第一次。從我身上墮下來的齷齪好像一片片的紙屑。浴後，我覺得非常的驚奇，——每個人，看來都這樣的愉快。大人們，都變成了小孩。我們沿着鐵路邊跑去，發現了五六個人以及幾匹馬的屍體。

八月廿日，輪到我担任守衛。

八月廿一日上午六時，我守衛的任務完畢。

我與同搬運五六萬的日圓至北平橫濱正金銀行。因為沒有火車回駛，所以這一晚我就留駐北平。

八月廿二日，上午八時——想離開北平，所以就赴西直門車站，等候去南口的火車。等了足足有八個鐘頭，沒有火車來，祇得又回去，住在前廿九路軍的營房內。

八月廿三日，上午八時——離開營房。

下午一時，抵達南口車站。

下午四時——我擔任兩位來訪問陸軍的國會代表的護衛。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點五十分——師團長乘飛機去前綫視察。我護送他到南口的機場。十二點四十分，職務完畢而返。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輪着我值衛兵的班。

在華北的這部份，有許多山峯顯露在陽光中，一縷縷豔紅的雲彩，浮漾在半山裏；山尖矗立直插入青天。一陣冷風從山中吹向我們的營帳裏來。這數千個在白天的熱下炎

熾熾的兵士們現在得復蘇了。

八月二十六日，司令部將於明天向前移了，我便乘貨車前去察看道路。我們的路線是從南口經過鄉村，並越過八達嶺到懷來。在山中（約有八十里路遠）貨車沿着石路移動。半小時後，我們經過一個地方，在那裏聞到一陣非常惡腥的氣味。我便伸出頭去，藉着車前的燈光，發現了許多中國兵士的屍體；其中有八個是我們的人，他們的鋼盔依舊戴得好好地。

我們在山中前進。看到處處都是被我們的大砲轟毀的敵方的城牆，悽慘的沐浴在月光下。晚上九點鐘，我們到達居庸關；但路途被我們的汽車隊所堵塞，我們便折回。

當我們回到南口村時，在路的右面突然出現中國兵士約有三十人，對着我們的貨車放鎗。我們便也向他們放鎗，約三十分鐘後，他們便又消失了。那是夜半十一點一刻，月亮已在敵方下沉了。我們休息了二十分鐘，再繼續在破路上顛沛，到南口已是十二鐘三十分了。

我們的伙伴們正坐在幽暗的燈光下。當他們看到我們平安地回來時，他們非常快樂，酌滿了幾杯啤酒祝賀我們的健康。那時候，我們的生命彼此交溶了。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整個師團離開了南口。在昨夜中國兵使我們受驚的那個村子中，一切都靜寂。但路上有許多車子，因此使我們的貨車行走非常困難——行行停停。但我們終於平安地越過了危險的八達嶺，在下午九點半鐘到達了壞來。

九月二日師團長要乘飛機到張家口去參加軍事會議。上午八點鐘，衛隊長和我（一共有十人）乘貨車伴送他到機場。九點四十分鐘我們到了機場，九點五十分師團長趁飛機出發。隨着馬達的吼聲，在兩翼上印有紅日的飛機上升了，向南高飛，即刻便消失在視線之內。

因為師團長非到下午三時不能回來，我和我的伙伴，便跨上貨車想去採些葡萄。我們到了一個葡萄產得很多的地方，一夥鬼都跳到了田裏。二個中國農夫做手勢向我們說：『別摘這些葡萄！』但有幾個將他們打走了——『採吧！』葡萄的顏色已紫了，唾液

從我們的嘴裏流了出來。

一小時內，我們採滿了二、三汽油箱的葡萄，回去時已是中午。

今天因為吃了許多葡萄，所以我們夜飯都吃不下去了。

九月三日上午六時——輪着我偵察。

九月四日上午八時——返。我的朋友k，是和我同時離開廣島的，會和我同在碧海之濱，同在悶熱而窒息的車子內，會一同經過八月二十六日的險危地帶。他現在在醫院裏了。

哦！他到戰線來時是一個兵士，但現在却在病牀上。他一定會厭惡他自己為什麼要生病。我非常幸運；自從我們離開日本後，我從不曾吃過一點藥，我真何等地幸運呵！（我的妻子，你也應當很快樂！）

九月五日在令人感到爽快的早晨的空氣中，我嚼着一個蘋果，作一次短短的散步。十一點鐘，在司令都前的空場上，將戰死的英魂舉行追念會，當號角聲嗚咽而鳴時，

在場的兵士都淌淚了。

哦爲保護他們的國家，他們加入軍隊，而來到華北，而且，在南口作戰，他們留給了我們的榮譽，我們的帝國建立的奠基石。

雖然這是光榮的死亡，但這些屍體即刻只是在小棺材中的的可憐的白骨。我勇敢的朋友，你們永遠地睡吧！但當我將自己與他們比較時，我想到假使我的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兒子時，他們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我的淚禁不住流下來了。

九月六日上午十時——我輪到守衛。哦，我今天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說她非常地思念我哩！

九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從懷來開始出發，乘火車運送三十五萬日金到宣化。經過頭和園站；左右二面是沙漠平地。我聯想到蒙古的大沙漠平原。到每一個車站，我看見幾個中國人手執日本旗來歡迎我們的車子。第一次我看到這情形，我想他們是被中國的軍閥何等樣地壓迫着。（在這裏，我的翻譯者主張我加上一個註釋『日本人的宣傳，

和漢奸」我想他的意思也許是對的。——英譯者。）

下午二點鐘——到宣化，我們坐汽車將錢帶到城內，放進了保險箱。

下午六時——在宣化中學校的司令部休息。洗了一個澡，但水很少，僅能淹沒我的脚背。哦！但現在我希望不久就能回到家裏去。和我的妻子重聚，那時候我可以低下頭，要我的妻子用她的柔軟的手替我擦背。

九月九日職務完畢，T講述『與飛機傳遞消息』的問題給我聽。

下午六點三十分又洗了一個澡。我們中間有些人唱起歌來，有些人討論在我們軍事服役完畢後，我們將做些什麼——回到我們的妻子那裏去！這在我們戰爭的生活是一齣快樂的插戲。七點鐘，我們有日本酒喝，洗過澡後，每個人飲一杯。

九月十日在衛兵中，我和其他九個人是參謀部的衛兵。今晨八點鐘，我們乘貨車從宣化到華漕營（譯音）。

我們渡過了一條約有三百碼闊，二尺深的河。師團的行李車在泥水中前進。從貨車

內望下去，我們能夠看見瘦癯的馬匹在喝紅色的泥水；以及手裏拿日本旗的中國警導。望我們對面來的是傷馬和傷兵。在我們的貨車內，有幾個新聞記者在攝影。

看到這種情境，我們的眼睛爲淚光所糊糝了。爲了誰，我們要遭受像這樣的苦痛啊？渡過了這條河後，我們的車子沿着荒涼的道路前進。這道路的本身也像是一條河，彎彎曲曲圍繞着山，迴嚮着機器飛動的嘈聲。我們踏過中國兵士的屍體繼續前進。

下午三時——我們到達華漕營（譯音），我和三個朋友出外去作『強逼的搜括。』轉瞬間，我們得到了八只小雞及一些蔬菜。十一點鐘時我們煮飯；然後當這些食物好像我們的敵人般，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頓！

日。哦，我記得九月十日是我的生日！現在我把在我胃內的好東西，於心中祝福我的生日。

九月十一日今天又是一個好日子。

在陽光的普照下，我和一個朋友出去搜括了一斛豆和一袋白糖。我們命令五個中

團人替我們搬回這些東西。我們在一個大鍋子內燒豆；有幾個人則跑出去取水。又一次，我們的兵舍成了戰場！昨天我們吃了雞肉，今天則豆湯。這畢竟是從軍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當他打過仗後，坐在營帳內，傍着溫暖的火爐，和他的朋友們縱談關於在家鄉時的往事。

九月十二日下午二時，我們乘貨車離開華漕營（譯音）到蔚縣。到達蔚縣時是晚間七點三十分。由於我們步槍的恐嚇，敵人在昨天已退至大同了。

哦，我的中國的兵士，早晚你們是總要死的！你們爲什麼要退却呢？我真不能瞭解這些軍隊的心理。我聽說在這地方的是二十九軍的兵士。

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出外搜括東西。十一點鐘得到了十隻小雞而返。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個兵士總能得到些東西吃的！除開伙夫外，其他的人即刻將這些都吃完了。從他們的臉上，表示出好像再要些的樣子。

九月十七日我護送師團長乘貨車到廣靈去視察第二十一師團。

這裏只有一條路，路的二旁滿是楊柳樹和松樹。除了這些樹以外，我們還能夠看見高樑田。高樑的穀穗是黑的。天空非常晴朗，偶而一二縷浮雲飄過。

有些人說：『在日本，這也將是秋天。』其他的兵士便舉頭望天。在那一刻兒，這些向敵方挺進的勇敢的兵士們的心中，同時也撩起了懷鄉病，他們是怎樣地渴望着能重返到那裏去啊。

突然，『砰砰！』——來福槍的聲音攪碎了清寂的空氣。『哦！』與我們一起的一個新聞記載說（他是從大阪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派來的）『這是什麼？一官是這些兵士在打麻雀，會不會的？』他好像很安心似地，伸出頭去向四週探望。那是上午十一點鐘，有些人說：『我們快到廣靈了。』當我們進了廣靈城，我看見許多四十二和二十一師團的兵士，並在四十二團中發現了幾個很熟悉的朋友。

九月二十二日我在機場當衛兵。下午六時，我乘坐飛機飛到另外一個北面的空軍根據地。月半的月亮（『滿月』舊歷）明亮地瀉着她的白光。飛機飛迴在月光中——

反照的碎光像手鎗閃耀的光線。這真是一幅美的圖景。

九月二十四日中午，司令部從蔚縣遷移。我們趁汽車到靈邱。下午五時抵達靈邱。師團長想從這裏直接去觀察在前線的二十一師團，他與他的護衛同去太陰鎮（譯音）我們到那裏是下午。

們到太陰鎮時，那裏正在酣戰。步鎗和來福鎗的聲音刺入耳鼓；在那時候，月亮從雲霧裏露出臉來，照耀在山尖上——敵軍在那裏移動，我們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他們。二十一師團的司令部即駐紮在這座山下面。子彈在我們頭上飛過，我們感覺到很不舒適。於二十四日一夜我們回原防。

今天中午我們離開蔚縣，開發到太陰鎮的前綫。然後再回到靈邱。我在貨車上整整地停留了廿二小時，我們不停留地急急忙忙趕回。我簡直得不到一刻休息的時間。

又輪到偵衛兵的班了。

英譯者注：下一日日本的司令部被八路軍的一百十五師攻破並佔領。這篇日記的作者是在平型關一役中陣亡，這次是日本人的退却，而不是中國人的退却了。